舊五代史

一五

舊五代史卷九十三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晉書十九

列傳第八

盧質字子徵河南人也曾祖偲唐太原府祁縣尉累贈右僕射祖衍唐刑部侍郎太子賓客累贈太保父望唐尚書司勳郎中累贈太子少傅質幼聰慧善屬文年十六陜帥王重盈奏授芮城令能以色養又爲同州澄城令從私便也秩滿改秘書郎丁母憂歸河南故里天祐三年北游太原時李襲吉在武皇幕府以女妻之武皇憐其才承制授檢校兵部郎中充河東節度掌書記賜

緋魚袋武皇厭代其弟克寧握兵柄有嗣襲之望質與張承業等密謀同立莊宗爲嗣有翊贊之功及莊宗四征質皆從行十六年轉節度判官檢校禮部尚書十九年莊宗將即帝位命爲大禮使累加至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右僕射二十年授行臺禮部尚書莊宗既登極欲相之質性疎逸不喜居高位固辭獲免尋以本官兼太原尹充北京留守事未赴任改戸部尚書知制誥充翰林學士承旨同光元年冬從平大梁權判租庸事踰月隨駕都洛旋有詔權知汴州軍府事時孔謙握利權志在聚斂累移文于汴配民放絲質堅論之事雖不行時

論賞之俄又改金紫光祿大夫兵部尙書知制誥翰林學士承旨仍賜論思匡佐功臣會覆試進士質以后從諫則聖爲賦題以堯舜禹湯傾心求過爲韻舊例賦韻四平四側質所出韻乃五平三側由是大爲識者所誚天成元年制授特進檢校司空同州節度使時宰相馮道以詩餞別其警句云視草北來唐學士擁旄西去漢將軍儒者榮之明年改賜耀忠匡定保節功臣就加檢校司徒三年入拜兵部尙書判太僕卿事四年進封開國公長興二年授檢校太保河陽節度使未幾移鎭滄州入爲右僕射及秦王得罪奉詔權知河南府事應順

初遷檢校太傅正拜河南尹後改太子少師清泰末復爲右僕射高祖登極質以微恙分司洛宅少帝嗣位拜太子太保天福七年秋卒于洛陽年七十六累贈太子太師謚曰文忠五代會要漢乾祐元年九月其子尚書兵部員外郎盧瓊上章請謚下太常議謚曰文忠子十一人唯第六子瓊任至省郎餘歷州縣焉永樂大典卷二千二百十二

李專美字翊商京兆萬年人也曾祖隨光祿卿祖正範尚書庫部郎中專美少篤學又以父樞唐昭宗時常應進士舉爲覆試所落不許再入專美心愧之由是不遊文場僞梁貞明中河南尹張全義以專美名族之後奏

爲陸渾尉秩滿改舞陽令專美性廉謹大著政聲後唐
天成中安邑榷鹽使李肅辟爲推官唐末帝鎭河中見
其敦雅心重之末帝一日會召肅讌于衙署專美亦預
坐末帝謂肅曰某夜來夢上上召去與宋王同剃却頭
何也坐客都無對者專美屏人謂曰將來必爲嗣主由
是愈重焉末帝留守長安奏爲從事及移鎭鳳翔遷爲
記室末帝卽位除尚書庫部郎中賜金紫充樞密院直
學士初末帝起自鳳翔大許諸軍厚賞洎至洛陽閱內
庫金帛不過二三萬尋又配率京城戶民雖行捶楚亦
所獲無幾末帝憂之會專美宿于禁中末帝召而讓之

曰卿士人子弟常言有才術今致我至此不能度運以濟時事留才術何施也專美惶恐待罪良久奏曰臣才力駑劣屬當興運陛下猥垂錄任無以裨益聖朝然府藏空竭軍賞不給非臣之罪也臣思明宗棄代之際是時府庫濫賞已竭繼以鄂王臨朝紀綱大壞縱有無限之財賦不能滿驕軍谿壑之心所以陛下孤立岐陽而得天下臣以爲國之存亡不專在行賞須刑政立于上恥格行于下賞當功罰當罪則近于理道也若陛下不改覆車之轍以賞無賴之軍徒困蒸民存亡未可知也今宜取見在財賦以給之不必踐前言而希苟悅末帝

貅之及其行賞雖不愜于軍士然洛陽户民獲免鞭笞之苦由專美之敷揚也尋轉給事中明年遷兵部侍郎端明殿學士未幾改檢校尚書右僕射守秘書監充宣徽北院使高祖入洛以例除名三年復授衛尉少卿繼遷鴻臚大理卿開運中以病卒時年六十二專美之遠祖本出姑臧大房與清河小房崔氏北祖第二房盧氏昭國鄭氏爲四望族皆不以才行相尚不以軒冕爲貴雖布衣徒步視公卿蔑如也男女婚嫁不雜他姓欲聘其族厚贈金帛始許焉唐太宗曾降詔以戒其弊風終莫能改其間有未達者必曰姓崔盧李鄭了餘復何求耶

其達者則邀在天表負若千里人罕造其門浮薄自大
皆此類也唯專美未嘗以氏族形于口吻見寒素士大
夫恆恂恂如也人以此多之專美職岐下嘗夢具裳簡
立嵩山之頂及爲端明殿學士學士李崧同列而班在
其上因以所夢告崧且言某非德非勳安可久居此位
處吾子之首乎因懇求他官尋移宣徽使崧深德之及
高祖臨朝崧爲樞密使與桑維翰同列維翰與專美亦
有舊乃協力以奏之遂復朝序位至九卿專美嘗使閩
中遇風水漂至兩浙踰歲無恙而還至是善終人以爲
神道福謙之所至也

盧詹字楚臣京兆長安人也唐天祐中爲河中從事莊宗卽位擢爲員外郎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天成中拜禮部侍郎知貢舉歷御史中丞兵部侍郎尚書左丞工部尚書詹性剛直議論不避權貴執政者常惡之天福初拜禮部尚書分司洛下與右僕射盧質散騎常侍盧重俱在西都數相過從三人俱嗜酒好遊山水塔廟林亭花竹之地無不同往酣飲爲樂人無間然洛中朝士目爲三盧會常委順性命不營財利開運初卒于洛陽詹家無長物喪具不給少帝聞之賜布帛百段粟麥百斛方能襄其葬事贈太子少保永樂大典卷二千二百十二

崔棁字子文博陵安平人累世冠冕曾祖元受舉進士
直史館祖銖安濮二州刺史父涿刑部郎中棁少好學
梁貞明三年舉進士甲科爲開封尹王瓚從事棁性至
孝父涿有疾謂親友曰死生有命無醫爲也棁侍之衣
不解帶有賓至必拜泣告于門外請方便勸其進藥涿
終莫之從及丁憂哀毀過制明宗朝授監察御史不應
命踰年詔再下乃就列焉累遷都官郎中翰林學士天
福初以戸部侍郎爲學士承旨嘗草制爲宰相桑維翰
所改棁以唐故事學士草制有所改者當罷職乃引經
據爭維翰不能詰命權知二年貢舉時有進士孔英者

素有醜行爲當時所惡棁受命往見維翰維翰語素簡謂棁曰孔英來矣棁不諭其意以謂維翰以孔英爲言乃考英及第物議大以爲非遂罷學士拜尚書左丞遷太常卿後以風痺攺太子賓客分司西京卒年六十八棁平生所著文章碑誄制誥甚多人有借本傳寫者則曰有前賢有來者奚用此爲凡受託而作者必親札致之郎焚其藁懼泄人之假手也棁笑不至矧怒不至詈接新進後生未嘗無誨焉羣居公會端坐寡言嘗云非止致人愛憎且或干人祖禰之諱指命僕役亦用禮節盛暑祁寒不使冒犯嘗自詬于知友云某少時夢二人

前引路一人計地里曰一舍矣可以止一人曰此君當更進三十有八里復行如所言二人皆止之俄而驚覺梲常識是夢以爲定命之限故六十七請退明年果終焉兄楡有隱德好釋氏閑居滑州嘗欲訪人于白馬津北臨岸歎曰波勢洶湧如此安可濟乎乃止後徵拜左拾遺辭疾不赴永樂大典卷二千七百四十

薛融汾州平遥人性純和以儒學爲業初從雲州帥李存璋爲幕職唐莊宗平河南歷鄆徐二鎮從事明宗初授華州節度判官長興四年入爲右補闕直弘文館歲餘改河東觀察判官會高祖鎮太原遂居于幕府清泰

末高祖將舉義延賓席而歷問之次及融對曰融本儒生祇曾讀三五卷書至于軍旅之事進退存亡之機未之學也座中聳然登極遷尚書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天福二年自左諫議大夫遷中書舍人自以文學非優不敢拜命復爲諫議詔修西京大內融以鄴下用兵國用不足上疏復罷之通鑑薛融諫曰今宮室雖經焚毀猶侈于帝堯之茅茨所費雖寡猶多于漢文之露臺況魏城未下公私困窘誠非陛下修宮館之日俟海內平寧修之未晚優詔嘉許俄轉御史中丞秩滿改尚書右丞分司西都天福六年以疾卒年六十餘永樂大典卷二萬一千三百六十七

曹國珍字彥輔幽州固安人也曾祖藹祖蟾父絢代襲

儒素國珍少值燕薊亂離因落髮被緇客于河西延州
高萬興兄弟皆好文辟爲從事國珍常以文章自許求
貢禮闈且掌書奏朞年入爲左拾遺累遷至尙書郎每
與人交傾財無悋性頗剛僻經藝史學非其所長好自
矜衒多上章疏文字差誤數數有之爲縉紳所誚高祖
在藩時嘗通私謁以兄事之及即位國珍自比于嚴陵
上表敘舊由是自吏部郎中拜左諫議大夫給事中（歐陽史張彥澤傳國珍與御史中丞王易簡率三院御史詣閤門連疏論張彥澤不報）又求爲御史
中丞時宰怒不復爲請國珍銜之李崧之母薨遣諸弟
護喪歸葬深州崧既起復乃出北郊路隅設奠公卿大

夫皆送喪而出國珍固爭不行衆咸推其讜直高祖晏駕朝廷以宰臣馮道爲山陵使及靈輴既發國珍上疏言馮道既爲山陵使不得復入都城請除外佐以桑維翰入輔李崧請罷相位俾持喪制少帝覽奏以所言侵越出爲陝州行軍司馬至任悒怏遘疾而卒（永樂大典卷四千五百十三）

張仁愿字善政開封陳留人也祖晸唐右武衛大將軍父存敬梁河中節度觀察留後累贈中書令梁書有傳仁愿梁貞明初以勳臣之子起家爲衛尉寺主簿改著作佐郎左贊善大夫賜緋魚袋唐同光初遷大理正天

成元年自將作少監轉大理少卿長興中歷昭武歸德兩鎭節度判官四年復入爲大理少卿清泰中除殿中監天福五年拜大理卿八年轉光祿卿仁愿性温雅明法書累居詳刑之地議讞疑獄號爲稱職兄仁穎梁朝仕至諸衞將軍中年以風恙廢于家凡十餘年仁愿事之出告反面如嚴父焉士大夫推爲孝友仁穎善理家勤而且約婦女衣不曳地什物多歷年所如新市焉仁愿開運元年再爲大理卿時隰州刺史王澈犯贓朝廷以澈功臣之後欲宥之仁愿累執奏不移竟遣伏法議者賞之開運二年以疾卒年五十一贈秘書監

千三百五十一

趙熙字績巨唐宰相齊國公光遠之猶子也起家授秘書省校書郎唐天成中累遷至起居郎數上章言事以稱旨尋除南省正郎天福中承詔與張昭遠等修唐史竟集其功開運中自兵部郎中授右諫議大夫賞筆削之功也及契丹犯闕僞旨遣使于晉州率配豪民錢幣以實行橐始受命之日條制甚嚴熙出衣冠族性素輕急既畏契丹峻法乃窮理搜索人甚苦之及晉之三軍殺副使駱從朗通鑑契丹以節度使駱從朗知晉州事大將藥可儔殺從朗百姓相率持仗害熙于館舍識者傷之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九百九十一

李遐兗州人也少爲儒有節操歷數鎭從事及升朝累遷尚書庫部員外郎高祖即位以皇子重乂保釐洛邑知遐強幹有守除爲西京留守判官使之佐理復重其廉勤兼委監西京左藏庫會張從賓作亂使人輦取繒帛以賞羣逆遐曰不奉詔書安敢承命遂爲其下所害高祖聞而歎惜賻贈加等仍贈右諫議大夫其母田氏封京兆郡太君仍給遐所食月俸終母餘年其子俟服闋與官後又遣兗州節度使李從溫就其舊業賜牲幣綿帛等物以旌其忠也（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九十）

尹玉羽京兆長安人（口口尹玉羽京兆長安人唐天福中隨計京師甚有文稱會有苴杖

喪累歲羸疾冬不釋菅屨期不變倚廬制闋隱居杜門
無仕宦之意梁貞明中劉鄩辟爲保大軍節度判官歷
雍汴滑
兗從事唐天復中隨計京師甚有文稱會有苴杖之喪
累歲羸疾冬不釋菅屨期不變倚廬制闋隱居杜門無
仕宦之意（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九百九十一）後唐清泰中爲光祿少卿
退歸秦中以林泉詩酒自樂（冊府元龜卷八百一十三）自號自然先
生（永樂大典卷八千五百七十）宰臣張延朗手書而召高臥不從謂
人曰庶孽代宗不可仕也及高祖入雒即受詔而來以
所著自然經五卷貢之且告其老即日璽書褒美頒其
器幣授少府監致仕月給俸及冬春二時服（冊府元龜卷八百九
十九）案尹玉羽傳原本止存二條今采冊府元龜以
存大槩　案以下有闕攷宋黎持移石經記石經舊在

務本坊自天祐中韓建築新城而石經委棄于野至朱梁時劉鄩守長安從幕吏尹玉羽之請輦入城中置于此地即唐尚書省之西隅也

鄭雲叟本名遨雲叟其字也以唐明宗廟諱故世傳其字焉本南燕人也少好學耿介不屈唐昭宗朝嘗應進士舉不第因欲攜妻子隱于林壑其妻非之不肯行雲叟乃薄游諸郡獲數百緡以贍其家辭訣而去尋入少室山著擬峯詩三十六章以導其趣人多傳之後妻以書達意勸其還家雲叟未嘗一覽悉投于火其絕累如此俄聞西嶽有五粒松淪脂千年能去三尸因居于華陰與李道殷羅隱之友善時人目爲三高士道殷有釣

魚之術鈎而不餌又能化易金石無所不至雲叟恆目覩其事信而不求雲叟與梁室權臣李振善振欲祿之拒而不諾及振南遷雲叟與千里徒步以省之識者高焉後妻兒繼謝每聞凶訃一哭而止時唯青衿二童子一琴一鶴從其游處好棊塞之戲遇同侶則以晝繼夜雖寒風大雪臨簷對局手足皸裂亦無倦焉唐天成中召拜右拾遺不起與羅隱之朝夕游處隱之以藥術取利雲叟以山田自給俱好酒能詩善長嘯有大瓠云可辟寒暑置酒于其中經時味不壞日携就花木水石之間一酌一咏嘗因酒酣聯句鄭曰一壺天上有名物兩

箇世間無事人羅曰醉郝隱之雲叟外不知何處是天真高祖卽位聞其名遣使賫書致禮徵爲右諫議大夫雲叟稱疾不起上表陳謝高祖覽表嘉之賜近臣傳觀尋賜號逍遥先生以諫議大夫致仕月給俸祿雲叟好酒嘗爲詠酒詩千二百言海內好名者書于縑緗以爲贈貺復有越千里之外使工潛寫其形容列爲屏障者焉其爲時望所重也如此天福末以壽終時年七十四有文集二十卷行于世（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八百八十一）

史臣曰自古攀龍鱗附鳳翼坐達于雲衢者豈獨豐沛之士哉苟懷才抱器適會興王亦可以取貴于一時如

盧質而下數君子是也至如國珍之讜直仁愿之友悌趙李二子沒于王事皆無忝于士林矣唯玉羽之貞退雲叟之肥遯足可以挽奔競之風激高尚之節也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八百八十一

舊五代史卷九十三終

舊五代史卷九十三攷證

晉列傳八盧質傳判太僕卿事　案歐陽史作判太常卿事

李專美傳曾祖隨光祿卿　案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作隨秘書監

除尚書庫部郎中　案歐陽史作比部郎中

崔棁傳曾祖元受舉進士直史館　案新唐書世系表元受直史館高陵尉

兄棆　棆新唐書世系表作榆

薛融傳年六十餘　案歐陽史作年六十

鄭雲叟傳本南燕人也　案歐陽史作滑州白馬人

尋入少室山　案歐陽史作入少室爲道士

舊五代史卷九十三攷證

舊五代史卷九十四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列傳第九

萇從簡陳州人也世以屠羊爲業力敵數人善用槊初事後唐莊宗爲小校每遇攻城召人爲梯頭從簡多應募焉莊宗爲其勇擢領帳前親衛兼步軍都指揮使一日莊宗領大軍與梁軍對陣登高丘而坐敵人有執大幟揚其武者莊宗指之謂左右曰猛士也從簡曰臣爲大王取之莊宗慮其不捷不許從簡退乃潛領十數騎挺身而入奪幟以歸萬衆鼓噪莊宗壯之錫賚甚厚又

中箭而鏃入于骨使醫工出之以刃鑿骨恐其痛也良久未能搖動從簡嗔目謂曰何不沈鑿洎出之左右無不惻然從簡顏色自若其勇壯皆此類也從簡所爲多不法莊宗以其戰鬭多捷常屈法赦之賜姓名曰紹瓊後加竭誠匡國功臣累官至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景州刺史歷洺州團練使及梁平典蔡州同光四年授許州節度使會莊宗晏駕未及赴鎮而止明宗登極例復本姓歷麟汝汾金四州刺史（北夢瑣言云明宗尤惡貪貨面戒汝州刺史萇從簡爲其貪暴）應順初舉軍伐鳳翔從簡亦預其行會軍變乃東還道遇張廷蘊爲廷蘊所執送于末帝末帝數之曰

人皆歸我爾何背我而去也從簡曰事主不敢二心今日死生惟命末帝釋之清泰二年授潁州團練使高祖舉義末帝將議親征詔赴闕充副招討使隨駕至孟津除河陽節度使及趙延壽軍敗斷浮橋歸洛留從簡守河陽高祖自北而至從簡察軍情離散遂渡河迎謁高祖天福元年十二月授許州節度使改賜推忠佐運保國功臣二年秋移鎮徐州三年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進封開國公食邑至一千五百戶受代歸闕授左金吾衛上將軍從簡性忌刻而多疑歷州鎮凡十餘所在暨棘于公署纔通人行左右稍違足而忤即加鞭笞

或至殺害其意不可測吏人皆側行其煩苛暴虐爲武臣之最六年秋隨駕幸鄴都遇疾請告尋卒于鄉里年六十五贈太傅（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一）

潘環字楚奇洛陽人也父景厚以環貴授左監門上將軍致仕環少以負販爲業始事梁邢州節度使閻寶爲帳中親校及莊宗定魏博移兵攻邢寶遣環間道馳奏于梁梁末帝用爲左堅銳夾馬都虞候累遷左雄威指揮使時梁人與莊宗對壘于河上環每預戰先登陷敵金瘡徧體（玉堂閒話云潘環嘗中流矢于面骨銜其鏃故負重傷醫療至經年其鏃自出其瘡成漏終身不痊）莊宗知其名及平梁命典禁軍同光中從明宗北

禦契丹鄴軍之亂從明宗入洛天成初授棣州刺史會
定州王都反朝廷攻之以環爲行營右廂步軍都指揮
使賊平改易州刺史北面沿邊都部署後移刺慶州受
代歸闕明宗召對顧侍臣曰此人勇敢少能偕者尋除
宿州團練使清泰中移耀州天福中預平范延光授齊
州防禦使四年升金州爲節鎮以環爲節度使久之入
爲左神武統軍開運初契丹入寇王師北征以環爲北
面行營步軍左廂排陣使預破契丹于陽城軍廻授澶
州節度使累官至檢校太傅三年罷鎮歸闕俄受詔洛
京巡檢其年冬戎王犯闕僞署劉晞爲西京留守環乞

罷廵警閑居洛陽遇河陽軍亂晞出奔未幾蕃將高牟翰以兵援晞入于洛慮環有變乃害之盡取其家財通鑑云晞疑環搆其衆遂已使牟翰殺之漢高祖至京贈太尉環歷六部兩鎮所至以聚歛爲務在宿州時有牙將因微過見怒環紿言笞之牙校因託一尼嘗熟于環者獻白金兩鋌尼詣環白牙校餉𨱅脚兩枚求免其責環曰𨱅本幾脚尼曰三脚環復曰今兩脚能成𨱅乎尼則以三數致之當時號環爲潘𨱅脚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二百三十一

方太字伯宗青州千乘人也少隷本軍爲小校嘗戍登州刼海客事洩刺史淯于晏匿之遇赦免事定州節度

使楊光遠光遠領兵赴晉陽本州軍亂太與馬萬盧順
密等擒之使太縛送至闕尋從杜重威破張從賓于汜
水以功除趙州刺使從楊光遠平范延光于鄴移刺萊
州遷安州防禦使從少帝幸澶州與契丹戰于戚城中
數創改鳳州防禦使行至中途遷河陽留後移邢州留
後契丹犯闕僞命遥領洋州節度使充洛京巡檢與前
洺州團練使李瓊俱至鄭州其屯駐兵士廹請太在城
巡檢以備外盜號爲鄭王時有嵩山賊帥張遇領衆萬
餘于僧衆得梁朝故嗣密王朱乙遂推爲天子取嵩山
神冠冕之服以衣之張遇以其衆攻鄭州太與李瓊擊

之賊衆敗走墮中流矢而死太乃括率郡中財物以賞軍士因誘之欲同西去其衆不從太乃潛奔于洛陽及劉晞南走許州通鑑云戍兵既失太反譖太于契丹云脅我爲亂太遣子師朗自訴于契丹契丹殺之太殺晞牙校李暉入河南府行留守事既而嵩山賊帥張遇殺嗣密王傳首于太懸于洛市又有伊闕賊帥自稱天子領衆萬餘將入洛城集郊壇之上太率兵數百人逆擊破之賊衆遂潰通鑑攷異引實錄方太傳云劉禧走許田復有潁陽妖巫姓朱號嗣密王誓衆于洛南天壇號萬餘人太帥部曲與朝士輩虛張旗幟一舉而逐之洛師遂安河陽武行德遣使召太詐言欲推之爲帥尋爲行德所害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一

何建（案九國志作何重建）其先迴鶻人也代居雲朔間祖慶父懷福俱事後唐武皇為小校建少以謹厚隷于高祖帳下以掌廄為役及即位累典禁軍（案九國志云重建初事晉祖為奉德馬軍都指揮使）遙領驩睦二郡天福中自曹州刺史遷延州兵馬留後尋正授旄鉞（案九國志云延州節度使丁審琪殘暴貪冒蕃部苦之重建以所部兵攻其城審琪遁去晉祖即以重建權節度兵馬留後下車諭以威福邊民安堵就加彰武軍節度使）數年之間歷涇鄧貝澶孟五鎮節度使（案九國志云皆以廉儉簡易稱）累官至檢校太傅開運三年移鎮秦州是冬契丹入汴戎王遣人齎詔以賜建建憤然謂將吏曰吾事石氏二主累擁戎旃人臣之榮亦已極矣今日不能卒兵赴難豈可受

制于契丹乎即遣使齎表與其地送款于蜀孟昶待之甚厚僞加同平章事依前秦州節度使案九國志云時固鎮與鳳州未平重建悉經略討平之歲餘移閬州保寧軍節度使案九國志云昶大舉兵北伐遣張虔釗出大散關以重建爲招討使由隴州路以進師無功而還加僞官至中書令後卒于蜀永樂大典卷五千六百三十二

張廷蘊字德樞開封襄邑人也祖立贈驍衛將軍父及贈光祿大夫廷蘊少勇捷始隸宣武軍爲伍長唐天復中奔太原武皇收于帳下爲小校及莊宗救上黨戰栢鄉攻薊門下邢魏皆從之後戰于莘縣及胡柳陂繼爲流矢所中金瘡之痕盈于面首莊宗寵之統御營黃甲

軍常在左右累加檢校兵部尚書帳前步軍都虞候充諸軍濠寨使同光初從明宗收汶陽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充魏博三城巡檢使時皇后劉氏在鄴每縱其下擾人廷蘊多斬之聞者壯焉梁平承詔入覲改帳前都指揮使兼左右羽林都虞候會李繼儔故將楊立叛詔遣明宗爲招討使元行欽爲都部署廷蘊爲前鋒軍至上黨日已瞑矣憩軍方定廷蘊首率勁兵百餘輩踰塹坎城而上守陴者不能禦尋斬關延諸軍入焉明宗行欽達明而始至其城已下明宗甚慊之軍還改左右羽林都指揮使加檢校司空行申州刺史同光末從皇子魏

王繼岌伐蜀授行營中軍都指揮使蜀平明宗嗣位遷懷州刺史賜竭忠建策興復功臣加檢校司徒旋移金州防禦使加檢校太保繼授潁州團練使沿淮招安使應順中轉隴州防禦使淸泰中進封淸河郡公高祖卽位入爲右龍武統軍遷絳州防禦使少帝嗣位領左軍衛上將軍加特進開運三年冬以老病求歸于宋城明年卒于家時年六十九廷蘊所識不過數字而性重文士下汝陽日首獲鄆帥戴思遠判官趙鳳訊之曰爾狀貌必儒人也勿隱其情鳳具言之尋引薦于明宗明宗令送赴行臺尋除鳳翰林學士及鳳入相頗與廷蘊相

洽數言于近臣安重誨重誨亦以廷蘊苦戰出于諸將之右力保薦之明宗以廷蘊取潞之日不能讓功于己故恆蓄宿忿至使廷蘊位竟不至方鎮亦命矣夫廷蘊歷七郡家無餘積老耄期終于牖下良可嘉也長子光祓歷通事舍人（永樂大典卷一萬一百三十一）

郭延魯字德興沁州綿上人也父饒後唐武皇時以軍功嘗爲本郡守凡九年有遺愛焉延魯少有勇善用槊莊宗以舊將之子擢爲保衛軍使頻戍塞下捍契丹有功及即位賜協謀定亂功臣加檢校兵部尚書右神武都指揮都知兵馬使天成中汴州朱守殷叛延魯從車

駕東幸至其地坎壘先登守殷平以功授汴州步軍都指揮使加檢校尚書右僕射長興中累加檢校司徒歷天雄軍北京馬步軍都校遥領梧州刺史淸泰中遷復州刺史正俸之外未嘗歛貸庶事就理一郡賴焉秩滿百姓上章舉留朝廷嘉之高祖即位遷單州刺史加檢校太保賜輸誠奉義忠烈功臣到任踰月以疾卒于理所時四十七詔贈太傅永樂大典卷二萬二千一百六十一

郭金海本突厥之族少侍昭義節度使李嗣昭常從征伐金海好酒所爲不法自潞州過山東入邢洺界爲刦盜嗣昭雖知之然惜其拳勇每優容之天佑中累職至

昭義親騎指揮使同光二年遷本道馬軍都指揮使天成初入爲捧聖指揮使長興三年改護聖都虞候天福二年從王師討范延光于魏州以功轉本軍都指揮使領黃州刺史高祖幸鄴金海領部兵巡檢東京其年十一月安從進謀犯闕金海爲襄州道行營先鋒都指揮使與李建崇等同于唐州湖陽遇從進軍萬餘人金海以一旅之衆突擊大敗之策勳授檢校太保商州刺史俄移慶州秩滿歸闕途中遇疾而卒年六十一（永樂大典卷二萬一千四百五十）

（洛陽搢紳舊聞記從進與金海相遇于花山金海蕃將善用槍時罕與敵拳勇過人喜戰鬭欲立奇功兩陣相去數里從進素管騎兵金海久在麾下從進亦待之素厚乃躍馬引數百騎乘高去金海

陣數百步厲聲呼郭金海金海獨鞭馬出于陣數十步免胄側身高聲自稱曰金海從進又前行數十步勞之曰金海安否我素待爾厚略不知恩今日敢來共我相殺金海應聲答曰官家好看大王負大王甚事大王今日反金海舊事大王乞與大王一箭地大王回去若不去喫取金海槍言訖援槍鞭馬疾趨其陣從進懼躍馬而進師遂相接大爲金海焦繼勳摧敗奏到晉祖大喜賞賜有差從進自此喪氣嬰城自固王師爲連城重塹以守之月餘王師攻城城上矢下如雨王師被傷者衆是日金海爲飛矢集身扶傷歸營明日從進用計汙金海欲使朝廷疑之以金瓶貯酒金合盛藥以索懸之城上呼郭金海金海知之力疾扶創而往城上勞金海曰大王知爾中箭創甚賜爾金瓶金合酒與風藥金海目不知書惟利是貪取瓶與合歸營且不聞于元戎元戎等疑之乃馳驛奏晉祖以花山之功不加罪城下就除金州團練併其兵于他部金海之任居常悒悒不樂至于館捐

劉處讓字德謙滄州人也祖信累贈太子少保父瑜累

贈太子少師梁貞明初張萬進帥兗州處讓事之爲親
校萬進據城叛梁遣大將劉鄩討之時唐莊宗屯軍于
麻口渡萬進密遣處讓乞師于莊宗莊宗未卽應之乃
于軍門截耳曰主帥急難使我告援苟不得請死亦何
避莊宗義之將舉兵渡河俄聞城陷乃止因以墨制授處
讓行臺左驍衞將軍俄改客省副使梁平加檢校兵部
尙書累將命稱旨天成初轉檢校尙書右僕射依前充
職歲餘遷引進使長興三年轉檢校司空左威衞大將
軍其職如故四年西川孟知祥跋扈不通朝貢朝廷方
議懷柔乃遣處讓爲官告國信使復命轉檢校司徒應

順初授忻州刺史檢校太保充西北面都計度使備北寇也清泰二年入爲左驍衛大將軍三年夏魏博屯將張令昭逐其帥以城叛朝廷命范延光領兵討之以處讓爲河北都轉運使及高祖舉義于太原處讓從至洛陽乃授宣徽北院使天福二年轉左監門衛上將軍充宣徽南院使范延光之據鄴也高祖命宣武軍節度使楊光遠領兵討之時處讓奉詔與光遠同參議軍政會張從賓作亂于河陽處讓自黎陽分兵討襲從賓平復與楊光遠同攻鄴城四年冬范延光將謀納款尚或遲留處讓首入其城以禍福諭之延光乃降以功加檢校

太傅先是桑維翰李崧兼充樞密使處讓以莊宗已來
樞密使罕有宰臣兼者因萌心以覬其位及楊光遠討
伐鄴城軍機大事高祖每命處讓宣達時光遠持軍權
多有越體論奏高祖依違而已光遠慊之頻與處讓宴
語及之處讓訴曰非聖旨也皆出維翰等意及楊光遠
入朝遂于高祖前面言執政之失高祖知其故不得已
乃罷維翰等以處讓爲樞密使時處讓每有敷奏高祖
多不稱旨會處讓丁繼母憂高祖因議罷樞密使其本
院庶事並委宰臣分判處讓居喪期年起復授彰德軍
節度使澶衞等州觀察處置等使處讓勤于公務孜孜

求理馭吏民不至苛察人甚便之高祖幸鄴都處讓竭家財貢奉至于薪炭膏沐之細悉供億焉六年除右金吾衛上將軍處讓自以嘗經重任又歷方鎮謂其入朝必當要職一旦除授金吾有所不足少帝卽位之初處讓與宰臣言有協翼之論覃恩之際又未擢用一日至中書宰臣馮道趙瑩李崧和凝在列處讓因酒酣歷詆諸相道笑而不答月餘稱病八年從駕歸汴寄居干封禪寺遇疾而卒年六十三贈太尉再贈太師子保勳仕皇朝位至省郎永樂大典卷九千九百九

李瓊字隱光滄州饒安人也少籍本軍爲騎士莊宗平

河朔隸明宗麾下漸升爲小校同光二年明宗受詔以本部兵送糧入薊門時高祖從行至涿州與敵相遇高祖陷于圍中瓊顧諸軍已退密牽高祖鐵衣指東而遁至劉李河爲敵所襲瓊浮水先至南岸高祖至河中馬倒順流而下瓊以所執長矛援高祖出之又以所跨馬奉高祖瓊徒步護之奔十餘里乃入涿州高祖薦于明宗明宗賞之尋超授軍職同光末明宗討趙在禮于鄴鄴軍既變明宗退至魏縣遣高祖以騎士三百疾趨汴州時莊宗遣騎將西方鄴守其城高祖憂之使瓊以勁兵突封丘門而入高祖踵之鄴尋歸命浚郊遂定及高

祖領陝州奏補雲騎指揮使俄改侍衛牙隊指揮使長興中從高祖討東川至劍州使瓊以部下兵破賊軍數千身中重創軍還改龍武指揮使清泰中屯雲州累擒獲契丹人馬以功改右捧聖軍指揮使唐末帝以瓊元事高祖乃自寨下移授單州馬步軍副指揮使高祖即位補護聖都指揮使又念疇昔輟馬導護之力前後所賜金帛甚厚但未升爵位瓊亦鬱鬱然久之領橫州刺史五年出典申州微有政聲少帝嗣位入爲殿前散員都指揮使遥領雷州俄遷棣州刺史遇楊光遠以青州叛自統本部兵攻其城且以書誘瓊瓊因拒之以書上

進朝廷嘉之開運二年改洺州團練使累官至加檢校司空三年授護聖右廂都指揮使領岳州團練使時洺州吏民列狀保留朝廷不允及杜重威降敵改授瓊威州刺史行及鄭州遇羣盜攻郡與方太禦賊中流矢而卒年六十五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四十

高漢筠字時英齊州歷山人也曾祖諳嘗爲是邑令故家焉漢筠少好書傳嘗詣長白山講肄會唐末齊魯交兵梁氏方霸乃擲筆謁焉尋納于軍門未幾出爲衞州牙校唐天祐中莊宗入魏分兵諭其屬郡時漢筠以利病說衞之牧守俾送款于莊宗以漢筠爲功尋移洺州

都校其後改常山爲北京以漢筠爲皇城使加檢校兵部尚書左驍衛將軍同正明宗即位除成德軍節度副使俄以荆門用軍促詔漢筠移倅襄州權知軍州事長興中歷曹亳二州刺史秩滿加檢校司徒行左金吾衛大將軍淸泰末高祖建義于河東唐末帝遣晉昌節度使張敬達率師圍太原委漢筠巡撫其郡及敬達遇害節度副使田承肇率部兵攻漢筠于府署漢筠乃啟關延承肇謂曰僕與子俱承朝寄而相迫何甚承肇曰我欲扶公爲節度使漢筠曰老夫耄矣不敢首爲亂階死生繫子籌之承肇目左右令前諸軍投刃于地曰高金

吾果朝宿德不可枉殺承肇以衆意難拒遂謝云與公
戲耳遂與連騎以還高祖入洛飛詔徵之遇諸途乃入
覲尋遷左驍衛大將軍內客省使天福三年正月遘疾
終東京之私第時年六十六漢筠性寬厚儀容偉如也
雖歷戎職未嘗有非法之言出于口吻多慕士大夫所
爲復以淸白自負在襄陽有孽吏常課外獻白金二十
鎰漢筠曰非多納麰麩則刻削闤闠吾有正俸此何用
焉因戒其主者不復然其白金皆以狀上進有詔嘉之
及莅濟陰部民安之四邑飯僧凡有萬八千人在亳州
三年歲以已俸百千代納逋租斯亦近代之良二千石

也長子貞文仕皇朝爲開封少尹卒永樂大典卷五千五百三十八

孫彥韜字德光汴州浚儀人也少以勇力應募從軍梁祖之兼領四鎭擢彥韜于行間歷諸軍偏校及唐莊宗與梁軍對壘於河上彥韜知梁運將季乃間行渡河北歸莊宗莊宗嘉而納之授親從右廂指揮使及莊宗平梁出爲晉州長步都校加檢校兵部尚書天成初遷綿州刺史檢校尚書左僕射至郡踰年以考課見稱就加檢校司空長興清泰中歷洺沂濮三州刺史累官至檢校太保賜竭忠建策興復功臣高祖卽位復授密州刺史尋卒于任年六十四彥韜出于軍族植性和厚理綿

州日甚著綏懷之譽故有賞典旌焉在濮陽屬淸泰末羣寇入郡郡人大擾彥韜率帳下百人一呼破之人皆感之但不能守廉養正以終令譽長興中罷密州赴闕苞苴甚厚起甲第于洛陽踰月而成華堂廣廡亞王公之家見者嗤之故淹翔五郡位不及廉察抑有由也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二

王傅拯吳江人也父綰僞虔川節度使傅拯初事楊溥僞黑雲右廂都指揮使領本軍戍海州唐長興元年傅拯殺海州刺史陳宣焚州城以所部兵五千人來歸明宗喜而納之授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曹州刺史尋

移濮州淸泰中遷貝州防禦使秩滿有代會范延光叛以兵要傳拯入魏城疑而不用延光降高祖授傳拯諸衛將軍出爲寧州刺史境接蕃部以前弊政滋章民甚苦之傳拯自下車除去弊政數十件百姓便之不數月移刺虢州離寧州日衙門聚數千人拆橋遮道以留之及赴虢略爲理淸靜蒸民愛戴如寧州焉開運中歷武州刺史受代歸洛遇疾卒傳拯家本多財尤好賓客及歷數郡不事生產將卽世甚貧匱物論惜之永樂大典卷六千五百二十

秘瓊鎭州平山人也父遇以善射歷本軍偏校累官至

慶州刺史瓊瓊亦有勇淸泰中董温琪爲鎭州節度使擢
瓊爲衙內指揮倚以腹心及温琪陷蕃瓊乃害温琪之
家載其屍都以一坎瘞之温琪在任貪暴積鏹巨萬瓊
悉輦之以藏其家遂自稱留後高祖卽位遣安重榮代
之授瓊齊州防禦使時重榮與蕃帥趙思温同行部曲
甚衆瓊不敢拒命尋槖其奇貨由鄴中以赴任先是鄴
帥范延光將謀叛遣牙將范鄴持書搆瓊瓊領書不答
使者還具述其事延光深忿之及聞瓊過其境密使精
騎殺瓊于夏津以滅其口一行金寶侍伎皆爲延光所
有由是延光異志益露焉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八百六十六

李彥珣邢州人也少爲郡之牙吏唐天祐中明宗鎭其地彥珣素無檢節因洽于左右明宗卽位以爲通事舍人嘗遣使東川行至其境其僕從爲董璋所收彥珣竄還以失敬故也朝廷攻璋詔授行營步軍都監彥珣素不孝于父母在鄉絕其供饋同列惡其鄙惡旋出爲外任淸泰中遷河陽行軍司馬遇張從賓爲亂因朋助之從賓敗奔于魏州范延光旣叛署爲步軍都監委以守陴招討使楊光遠以彥珣見用欲撓延光而誘彥珣乃遣人就邢臺訪得其母令于城下以招之彥珣識其母發矢以斃之見者傷之及隨延光出降授坊州刺史近

臣以彥珣之惡逆奏于高祖高祖曰赦命已行不可改也遂令赴郡後不知其所終焉（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八十九）案歐陽史彥珣後以坐贓誅

史臣曰昔從簡從莊宗戰于河上可謂勇矣及其爲末帝守于孟津豈得爲忠乎忠既無聞勇何足貴潘環方太雖咸負雄幹而俱歿亂世蓋方略不足以衛其身故也何建舉秦隴之封附巴邛之俗守方之寄其若是乎其餘皆僭珪析爵之流也亦可以垂名於是矣秘瓊既覆董氏之族旋爲鄴帥所屠何報應之速也惟彥珣忍射其親殆非人類晉祖宥之不戮蓋失刑之甚也（永樂大典）

卷一萬三千八百八十九

舊五代史卷九十四終

舊五代史卷九十四 列傳 十六

舊五代史卷九十四攷證

晉列傳九萇從簡傳贈太傳　案歐陽史作贈太師

何建傳　何建九國志作何重建

方太傳及劉晞南走許州　劉晞通鑑攷異作劉禧

張廷蘊傳會潞州李繼傳故將楊立嬰城叛詔遣明宗爲招討使元行欽爲都部署廷蘊爲前鋒　案歐陽史云李繼韜叛于潞州莊宗遣明宗爲招討使元行欽爲部署廷蘊爲馬步軍都指揮使將兵爲前鋒吳縝纂誤據梁本紀及元行欽李繼韜傳云並無明宗元行欽張廷蘊攻潞州之事今攷是書本言廷蘊平

潞州楊立之叛歐陽史以爲平李繼韜殊誤通鑑從是書

舊五代史卷九十四攷證

舊五代史卷九十五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列傳第十　　晉書二十一

皇甫遇常山人也父武流寓太原嘗爲遮虜軍使遇少好勇及壯虬髯善騎射唐明宗在藩時隸於麾下累從戰有功明宗卽位遷龍武都指揮使遙領嚴州刺史出討東川爲行營左軍都指揮使應順清泰中累歷團練防禦使尋遷鄧州節度使所至苛暴以誅斂爲務其幕客多私去以避其累高祖入洛移領中山俄聞與鎮州安重榮爲婚家乃移鎮上黨又改平陽咸以憸人執事

政事曝桼及鎮河陽部內創別業開畎水泉以通溉灌所經墳墓悉毀之部民以朝廷方姑息郡帥莫之敢訴少帝即位罷歸闕下二年契丹南寇從至澶州戰於鄆州北津契丹衆大敗溺死者數千人以功拜滑州節度使三年契丹率衆屯邯鄲遇與安審琦慕容彥超等禦之遇將渡漳河契丹前鋒大至遇引退轉鬬二十里至鄴南榆林店遇謂審琦等曰彼衆我寡走無生路不如血戰遂自辰及未戰百餘合所傷甚衆遇所乘馬中鏑而斃遇有紀綱杜知敏以馬授遇遇得馬復戰久之稍解杜知敏已爲所獲遇謂彥超曰知敏蒼黃之中以馬

援我義也安可使陷於賊中遂與彥超躍馬取知敏而還敵騎壯之俄而生軍復合遇不能解時審琦已至安陽河謂首將張從恩曰皇甫遇等未至必爲敵騎所圍若不急救則成擒矣從恩曰敵甚盛無以枝梧將軍獨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命也設若不濟則與之俱死假令失此二將將何面目以見天子遂率鐵騎北渡赴之契丹見塵起謂救軍併至乃引去遇與彥超中數創得還時諸軍歎曰此三人皆猛將也遇累官至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四年契丹復至從杜重威營滹水重威送款於契丹遇不預其議及降心不平之時戎王欲

遣遇先入汴遇辭之因私謂人曰我身荷國恩位兼將相旣不能死於軍陣何顏以見舊主更受命圖之所不忍也明日行及趙郡泊其縣舍顧從者曰我已信宿不食疾甚矣主辱臣死無復南行因絕吭而殞遠近聞而義之漢高祖登極詔贈中書令周廣順三年正月遇妻宋國夫人霍氏上言請度爲尼周太祖許之仍賜紫衣號貞範大師法名惠圓又賜夏臘十（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三十一）

王淸字去瑕洺州曲周人也父度世爲農淸少以勇力端厚稱於鄉里後唐明宗領行臺置步直軍淸預其募漸升爲小校同光初從戰於河上有功賜忠烈功臣明

宗卽位自天成至清泰末歴嚴衛寧衛指揮使加檢校
右散騎常侍天福元年高祖建義入洛加檢校刑部尚
書改賜扈蹕忠孝功臣三年從楊光遠平范延光於鄴
改奉國軍都虞候六年襄州安從進叛從高行周討之
踰年不下一日清請先登諸軍繼其後會有內應者遂
拔其城清以中重創有詔褒慰七年改賜推忠保運功
臣加金紫光祿大夫領溪州刺史八年詔遣以所部兵
屯於鄴九年春契丹南牧圍其城清與張從恩守之少
帝飛蠟詔勉諭賜之第宅契丹退以干城功繼遷軍額
開運二年春三月從杜重威北征解陽城之圍加檢校

司徒是歲秋七月詔遣與皇甫遇援糧入易州十一月從杜重威收瀛州聞契丹大至重威率諸軍沿滹水而西將保常山及至中渡橋契丹已屯於北岸自其月二十七日至十二月五日軍不能解時戎王至留騎之精者以禦我分其弱者自故靈都城緣其山足涉滹沱之淺處引衆而南至趙郡凡百餘里斷我飛輓且扼歸路清知勢蹙謂重威曰軍去常山五百里守株於此營孤食盡將若之何請以步兵二千爲前鋒奪橋開路公可率諸軍繼之期入常山必濟矣重威可之遣宋彥筠俱行清一擊獲其橋契丹爲之小郤重威猶豫不進密已

貳於國矣彥筠遐走清列陣北岸嚴戒部曲日暮酣戰不息契丹以生軍繼至我軍無寸刃益之清與其下殁焉時年五十三（通鑑清謂其眾曰上將握兵坐觀吾輩困急而不救此必有異志吾輩當以死報國耳眾感其言莫有退者至暮戰不息契丹以新兵繼之清及眾士盡死由是諸軍皆奪氣）契丹尋於所戰之地築一京觀及漢高祖即位使人平之贈清太傅是歲清子守鈞於本邑義化別業招魂以葬之也（永樂大典卷六千三百五十一）

梁漢璋字國寶應州人也少以勇力事唐明宗歷突騎奉德指揮使高祖即位之二年遙領欽州刺史三年加檢校司空改護聖都指揮使七年遷檢校司徒遙領閬

州團練使八年授陳州防禦使從少帝澶州還改檢校太保鄭州防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旋除永清軍兵馬留後俄正授節度是歲詔領千騎戍冀州尋以杜重威北討詔以漢璋充北面馬軍都排陣使遣收淤口關與契丹騎五千相遇於浮陽之北界苦戰竟日以衆寡不侔為流矢所中歿於陣即是歲十一月也時年四十九漢章熟於戎馬累有軍功及為藩郡所至好聚斂無善政可紀及鎮甘陵甚有平契丹之志但以所領偏師驟逢勍敵故有是衂焉是月其子海榮進漢璋所乘鞭馬及器仗帝傷之乃贈太尉漢璋有弟漢瑭亦以善

用槊有名於時天成中爲魏府効節軍使攻定州王都漢瑭督所部一軍首入其城獲王都及蕃將塔納舊作禿餒今改正名馬數駟時范延光鎭常山欲其駿者漢瑭不諾後漢瑭屯兵趙郡因事奏而殺之時人寃之永樂大典卷六千六百十四

白奉進字德昇雲州清塞軍人也父曰達子世居朔野以弋獵爲事奉進少善騎射後唐武皇鎭太原奉進謁於軍門以求自効武皇納於麾下莊宗之破夾寨也奉進挺身首犯賊鋒莊宗覩而壯之後從戰山東河上繼以功遷龍武指揮使同光中魏王繼岌伐蜀擢爲親軍

指揮使天成長興中統上軍加檢校右散騎常侍應順中轉捧聖右廂都指揮使檢校刑部尚書賜忠順保義功臣遥領封州刺史清泰中加檢校右僕射唐州刺史治郡踰年甚有政績高祖即位徵赴闕超加檢校司徒充護聖左廂都指揮使遥領欽州刺史始奉進有女嫁於皇子重信故高祖尤所倚愛二年改護聖左右廂都指揮使是歲車駕幸夷門五月領昭信軍節度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六月范延光據鄴爲亂詔遣率騎軍三千北屯滑臺時符彥饒爲滑州節度使一夕有軍士夜掠居人奉進捕之凡獲五盜三在奉進本營二在彥饒

麾下尋命俱斬之彥饒怒其不先告深銜之明日奉進左右勸奉進面謝奉進然之以從騎數人候彥饒於牙城既入且述其過彥饒曰軍中法令各有部分何得將滑州兵士一例處斬殊無主客之義乎奉進曰軍士抵法寧有彼我今僕以咎自陳而公怒不息莫是與范延光同反也因拂衣而起彥饒不留其帳下介士大譟擒奉進殺之是日步軍都校馬萬次校盧順密聞奉進遇害率其步衆攻滑之子城執彥饒送於京師戮於班荆館北高祖以奉進倉卒遇禍歎惜久之詔贈太傅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一

盧順密汝陽人也初事梁將戴思遠爲步校思遠爲鄆州節度使領兵屯德勝渡留順密守其城順密覩北軍日盛遂遁歸莊宗且言鄆城方虛可以襲而取之莊宗信之尋遣明宗率衆趨鄆果拔之由順密之始謀也莊宗尋以順密列於帳下累遷爲軍校明宗卽位歷數郡刺史順密性篤厚臨諸軍撫百姓皆有仁愛之譽及高祖車駕幸夷門范延光據鄴城叛高祖命諸將相次領軍討之順密亦預其行時騎將白奉進屯於滑州尋爲滑帥符彥饒所殺軍衆大亂爭荷戈拔刃噉譟於外時馬萬爲步軍都校不爲遏之通鑑云馬萬惶惑不知所爲率步兵欲從亂順

瑊未明其心乃率部曲數百趨謂諸軍及萬曰滑臺去
行闕二百里我等家屬在闕下爾輩如此不思血族乎
奉進見殺過在彥饒擒送天子必立大功順我者賞之
不順我者殺之萬曰善諸軍遂不敢動通鑑云萬所部兵尚有呼躍者順瑊殺數人衆莫敢動乃引軍北攻牙城執彥饒於樓上使裨將
方太押送赴闕滑城遂定朝廷即以馬萬爲滑州節度
使時飛奏皆以萬爲首故也後數日高祖知功由順瑊
尋以順瑊爲涇州留後至鎮未幾而卒高祖甚悼之贈
驍衛上將軍永樂大典卷一千二百十二
周瓌晉陽人也少端厚善書計自高祖時歷鎮藩翰用

爲心腹累職至牙門都校凡帑廩出納咸以委瓌經十
餘年未嘗以微累見誤高祖甚重之及卽位命權判三
司事未幾辭曰臣才輕任重懼終不濟苟以避事冒寵
獲罪願陛下哀其疲駑優以散秩臣之幸也高祖可之
尋命權總河陽三城事數月改授安州節度使臨民有
惠御軍甚嚴一境安之先是威和指揮使王暉領部下
兵屯於安陸瓌至鎭待甚厚俄聞范延光叛於魏博張
延賓冦於汜水暉以瓌高祖之元臣也幸國朝方危遂
害瓌於理所自總州事以爲延光勝則附之敗則渡江
而遁斯其計也既而襄陽安從進遣行軍司馬張朏會

復州兵於要路以徼之李金全承詔繼至暉遂掠城中
財帛士女欲奔江南壽爲其下所殺金全至盡誅其黨
高祖聞瓌遇害歎息久之詔贈太傅永樂大典卷九千九百十

沈贇字安時徐州下邳人少有膽氣初事梁太祖爲小
校天祐三年補同州左崇勇馬軍指揮使入典衛兵歷
龍驤拱宸都指揮使累有戰功及莊宗平梁隨段凝等
降不改其職同光三年從魏王繼岌平蜀屬康延孝叛
魏王署贇爲一行馬步都虞候領兵從任圜襲擊延孝
於漢州擒之以獻未及策勳會明宗登極天成初授檢
校司空虢州刺史其後歷壁隨石衛威衍忻趙八州刺

史累官至檢校太保賜輸忠宣力功臣開運元年爲祁州刺史其年冬契丹入寇自恆州回以羸兵驅牛羊過其城下贇乃出州兵以擊之契丹以精騎剗其門邀之州兵陷賊趙延壽知其無備與蕃賊急攻之仍呼謂贇曰沈使君我故人也擇禍莫若輕早以城降無自辱也贇登城呼曰侍中父子誤計陷於契丹忍以羶幕之眾殘害父母之邦不自羞慚反有德色沈贇寧爲國家死必不效汝所爲也翌日城陷贇自剄而卒家屬爲賊所擄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一

吳巒字寶川汶陽盧縣人也少好學以經業從鄉試下

第唐長興初爲沙彥珣從事累遷大同軍節度判官高祖建號契丹之援太原也彥珣據雲中二三顧望及契丹還塞彥珣出城迎謁尋爲所擄時巒在城中謂其眾曰豈有禮義之人而臣於異姓乎即與雲州將吏闔門拒守契丹大怒攻之半歲不能下高祖致書於契丹乃解圍而去召巒歸闕授徐州節度使再遷右諫議大夫爲復州防禦使數年罷歸初國家以甘陵水陸要衝之地慮契丹南侵乃飛輓芻粟以實其郡爲大軍累年之備王令溫之爲帥也有軍校邵珂者性兇率悖慢令溫因事使人代之不復齒用閑居城中其子殺人以重賂

償之其事方解尋爲州吏所恐又悉財以彌其口自是
尤蓄怨恨因使無賴者亡入契丹言州有積粟內無勁
兵圍而攻之克之必矣及令溫入朝執政者以巒雲中
之難有善守之功遂令乘軺而往權知貝州軍州事旣
至會大寒軍士無衣者悉衣之平生廉儉囊無資用以
至壞帳幕以賙之其推心撫士如此邵珂一見因求自
效卽聽而任之巒素爲書生旁無爪牙珂慷慨自陳願
效死左右巒遣督義兵守城之南門天福九年正月契
丹大至其一日大譟環其城明日陳攻具於四墉三日
契丹主躬率步奚及渤海夷等四面進攻巒衆投薪於

夾城中繼以炬火賊之梯衝焚爇殆盡是日賊復合圍郡中丁壯皆登城守陴俄而珂自南門引賊騎同入戀守東門未知其事左右告曰邵珂背矣巒顧城中已亂即馳馬還公館投井而死契丹遂屠其城朝野士庶聞者咸歎惜之永樂大典卷二千三百二十一

翟璋未詳何許人也好勇多力時目爲大蟲即瘋虎之稱也後唐天成初自鄴都馬步軍都指揮使領平州刺史尋改復州防禦使三年三月遷新州威塞軍兩使留後四年五月正授旄節長興元年二月加檢校太保入爲右領軍衛上將軍轉左羽林統軍清泰中復領新州

高祖建義割新州屬契丹時契丹大軍歸國遣璋於管內配率犒宴之資須及十萬緡山後地貧民不堪命始戎王以軟語撫璋璋謂必得南歸及委璋平叛奚圍雲州皆有功故留之不遣璋鬱鬱不得志遇疾尋卒焉永樂大典卷二萬二千三百四十

程福贇未詳何許人也性沉厚有勇力累爲軍校天福七年冬杜重威討鎮州與安重榮大戰於宋城以功遷洺州團練使檢校太保未幾入爲奉國左廂都指揮使九年春少帝將幸澶淵福贇部下有軍士文榮等八人潛謀作亂於本營縱火福贇尋領腹心之士撲滅之福

贇亦有所傷福贇性本純厚又以車駕順動秘而不奏同列李殷居福贇下無名欲危福贇以自升遂密陳其事云福贇若不爲亂何得無言少帝至封丘出福贇爲商州刺史尋下獄鞫之福贇終不自明以至見殺人甚寃之（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二十七）

郭璘邢州人也初事後唐明宗漸升爲軍校天福中爲奉國指揮使歷數郡刺史開運中移領易州契丹攻其郡璘率厲士衆同其甘苦敵不能克復以州兵擊賊數獲其利朝廷喜之就加檢校太保契丹主嘗謂左右曰吾不畏一天下乃爲此人抑挫重威降契丹使通事耿

崇美誘其民衆璘不能制旣降爲崇美所害漢高祖卽
位詔贈太傅永樂大典卷二萬二千一百六十一
史臣曰觀前代人臣之事跡多矣若乃世道方泰則席
寵恃祿者實繁世運旣屯則效死輸忠者無幾如皇甫
遇憤激而沒王淸以血戰而亡近世以來幾人而已其
或臨難捐軀或守方遇害比夫惑妖蠱以喪其命因醇
酎以亡其身者相去之遠矣唯順密遏滑臺之肇亂救
晉室之臨危亦可謂之忠矣永樂大典卷二萬二千一百六十一

舊五代史卷九十五終

舊五代史卷九十五攷證

晉列傳十皇甫遇傳常山人也　案歐陽史作常山眞定人

假令失此二將將何面目以見天子　案通鑑作坐失皇甫太師吾屬何顏以見天子胡三省注云皇甫遇未必加官至太師也而安審琦以太師稱之蓋五季之亂官賞無章當時相稱稱謂不論其品秩就人臣極品而稱之據是書遇累官至檢校太師審琦蓋稱其檢校之官也胡注似未詳攷

梁漢璋傳與契丹騎五千相遇于滹陽之北界苦戰竟

日以衆寡不侔爲流矢所中歿于陣　案遼史高模翰傳云晉以魏府節度使杜重威領兵三十萬來拒模翰以麾下三百人逆戰殺其先鋒梁漢璋餘兵敗走與是書異攷通鑑云杜重威等至瀛州聞契丹將高模翰已引兵潛出重威遣梁漢璋將二千騎追之遇契丹于南陽務敗死蓋漢璋以二千騎當敵騎五千衆寡不侔以致敗績遼史恐不足據

周瓌傳暉遂掠城中財帛士女欲奔江南尋爲其下所殺　案歐陽史作王暉南走爲從進兵所殺與是書異通鑑作暉時奔吳部將胡進殺之與是書同

沈贇傳契丹以精騎剗其門邀之州兵陷賊　案歐陽史作斌兵多死通鑑作契丹以精騎奪其城門州兵不得還

吳巒傳卽與雲州將吏闔門拒守契丹大怒攻之半載不能下高祖致書于契丹乃解圍而去　案遼史太宗紀云唐大同軍節度判官吳巒嬰城拒命遣崔廷勳圍其城庚申上親征至城下諭之巒降與是書異通鑑從是書

舊五代史卷九十五攷證

舊五代史卷九十六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列傳第十一　　晉書二十二

孔崇弼唐僖宗宰相緯之子也初仕後唐自吏部郎中授給事中時族兄昭序爲給事中改左常侍兄弟同居門下時論榮之冊府元龜卷七百八十二崇弼天福中遷左散騎常侍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三百三十一九無他才但能談笑戲玩人物揚眉抵掌取悅於人冊府元龜卷九百四十四五年詔令泛海使於杭越先是浙中贈賄每每恆及萬緡時議者曰孔常侍命奇薄何消盈數有命卽無財有財卽無命明年使還果海

中船壞空手而歸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三百三十九　案此傳原本殘闕

陳保極閩中人也好學善屬文後唐天成中擢進士第秦王從榮聞其名辟爲從事從榮素急暴後怒保極不告出遊宰相門以馬箠鞭之尋出爲定州推官從榮敗執政知其屈擢居三署歷禮部倉部員外郎初桑維翰登第之歲保極時在秦王幕下因戲謂同輩曰近知今歲有三箇半人及第蓋其年收四人保極以維翰短陋故謂之半人也天福中維翰既居相位保極時在曹郎慮除官差跌心不自安乃乞假南遊將謀退跡既而襄鄧長吏以行止入奏維翰乃奏於高祖曰保極閩人多

狡恐逃入淮海郡以詔追赴闕將下臺鞫成其事同列李崧極言以解之因令所司就所居鞫之貶爲衛尉寺丞仍奪金紫尋復爲倉部員外郎竟以銜憤而卒保極無時才有傲人之名而性復鄙悋所得利祿未嘗奉身但蔬食而已每與人奕棊敗則以手亂其局蓋拒所賭金錢不欲償也及卒室無妻兒唯囊中貯白金十錠爲他人所有時甚嗤之永樂大典卷三千一百三十九

王瑜其先范陽人也父欽祚仕至殿中監爲義州刺史瑜性兇狡然儁辯驍果騎射刀筆之長亦稱于當代起家累爲從事天福中授左贊善大夫會濮郡秋稼豐衍

稅籍不均命乘使車按察大計既至郡謂校簿吏胡蘊惠鴉曰余食貧久矣室無增資為我致意縣宰且求假貸由是濮之部內五邑令長共斂錢五十萬私獻于瑜瑜卽以書上奏高祖覽章嘆曰廉直淸愼有如此者誠良臣也於是二吏五宰卽時停黜擢瑜為太府少卿杜重威之鎭東平也瑜父欽祚為節度副將及重威移鎭常山瑜乃詭計於重威使奏已為恆州節度副使竟代其父位歲餘入為刑部郎中丙午歲父欽祚刺舉義州瑜歸寧至郡會契丹據有中夏何建以秦州歸蜀瑜說欽祚曰若不西走當屬契丹矣厲色數諫其父怒而不

從因其臥疾涉旬瑜仗劍而脅之曰老懦無謀欲趨炮

烙不即爲計則死於刃下父不得已而聽之時隴東屯

兵扼其川路將北趨蕃部假途而因與郡盜酋長趙嶶

歃血爲約以兄事之謂嶶曰西至成都余身爲相余父

爲將爾當領一大郡能遂行乎嶶曰諾瑜慮爲所賣先

致其妻孥館于郡中行有期矣嶶潛召其黨伺于郊外

子夜瑜舉族行輜重絡繹十有餘里嶶之所親循溝澮

而遁至馬峽路隅舉燧相應其黨起于伏莽斷欽祚之

首貫諸長矛平生聚蓄金幣萬計皆爲賊所掠少長百

口殺之殆盡瑜倘獨戰千人矢不虛發手無射具捍指

流血及簪乃夜竄山谷落髮爲僧月餘爲樵人所獲縶送岐州爲侯益所殺時年三十九始瑜有姑寡居來歸其家以前夫遺腹有子經數年不產每因事預告人吉凶無不驗者時契丹來犯闕前月餘謂瑜曰暴兵將至宜速去之苟不去亂必及矣後瑜果死此謂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也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五十一

張繼祚故齊王全義之子也始爲河南府衙內指揮使全義卒除金吾將軍旋授蔡州刺史累官至檢校太保明宗郊天充供頓使復除西衞上將軍唐淸泰末丁母憂天福初喪制未闋會張從賓作亂發兵廹脅取赴河

陽令知留守事從賔敗與二子詔戮於市始繼祚與范延光有舊嘗遣人以馬遺之屬朝廷起兵將討鄴城爲廵兵所獲奏之高祖深忌之及敗宰臣桑維翰以父珙早事齊王奏欲雪之高祖不允（通鑑史館修撰李濤上言張全義有再造洛邑之功乞免其族遂止誅繼祚妻子）遂止罪繼祚一房不累其族（永樂大典卷六千三百五十）

鄭阮洺州人也少爲本郡牙將莊宗畧地山東以阮首歸義旗繼遷軍職阮有子自幼事明宗中門使安重誨重誨以其桀黠愛之旣明宗卽位擢阮至鳳翔節度副使會唐末帝鎭其地阮稍狎之末帝嗣位以阮爲趙州

刺史而阮性貪濁民間細務皆密察而紀之令納賂以贖罪有屬邑令因科醵拒命密以束素募人陰求其過後竟停其職人甚非之又嘗以郡符取部內凶肆中人隸其籍者遣于青州舁喪至洛郡人憚其遠願輸直百緡以免其行阮本無喪卽受直放還識者曰此非吉兆也未幾改曹州刺史爲政愈弊高祖建義入洛爲本州指揮使石重立所殺舉族無子遺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八百八十一

胡饒大梁人也少事本鎭連帥爲都吏歷馬步都虞候會唐明宗鎭其地與部將王建立相善明宗卽位建立領常山奏饒爲眞定少尹饒本憸人既在府幕無士君

子之風嘗因事趙郡有平棘令張鵬者獻策請建立於內每縣所管鄉置鄉直一人令月書縣令出入行止饒乃導而薦焉建立行之彌年詞訟蜂起四郡大擾天成末王都搆亂陰使結建立爲兄弟之國時饒又曾薦梁時右庶子張澄爲判官建立亦狎之澄素不知書每座則以陰符鬼谷爲已任建立時吝以王都之盟告之澄與饒俱贊成其事會王師圍中山其事遂寢凡饒之兇戾如此清泰初馮道出鎭同州饒時爲副使道以重臣稀于接洽饒忿之每乘酒于牙門詬道道必延入待以酒餚致敬而退道謂左右曰此人爲不善自當有報吾

何怒焉饒後閑居河陽天福二年夏會張從賓作亂饒謁于麾下請預其行從賓敗饒以王建立方鎮平盧走投之建立延入城斬之以聞聞者快焉（永樂大典卷二千二百四十一）

劉遂清字得一青州北海人梁開封尹鄩之猶子也父琪以鴻臚卿致仕遂清少敏惠初事梁爲保鑾軍使歷內諸司使莊宗入汴不改其職明宗卽位加檢校尚書僕射委以西都監守踰歲以中山王都有不臣之跡除遂清爲易州刺史俾遏其寇衝既至郡大有禦侮之畧境內賴焉王都平加檢校司空遷棣州刺史天成長興中歷典淄興登三郡咸有善政（通鑑潞王紀帝之起鳳翔也召興州刺史劉遂

清遲疑不至聞帝入洛乃悉集三泉西縣金林桑林戍兵以歸自散關以南城鎮悉棄之皆爲蜀人所有入朝帝欲治罪以其能自歸乃赦之高祖卽位之二年授鳳州防禦使加檢校司徒會丁母憂起復授內客省使右監門衛大將軍六年駕幸鄴都轉宣徽北院使兼判三司加檢校太保七年少帝嗣位加右軍領衛上將軍仍賜竭誠翊戴保節功臣八年出領鄭州加檢校太傅開運二年遷安州防禦使未幾上表稱疾詔許就便廻至上蔡終於郵舍時三年四月也遂清性至孝牧淄川日自北海迎其母赴郡母旣及境遂清奔馳路側控轡行數十里父老觀者如堵當時榮之遂清素不知書但多計畫判三司日

每給百官俸料與判官議曰斯輩非盡有才能多世祿之家宜澄其汚而留其清者或對曰昔唐朝渾郭顏段每一赦出以一子出身率爲常制且延賞垂裕爲國美譚未有因月給而欲沙汰恐未當也羣論由此減之永樂大典卷九千九十八

房暠京兆長安人也少爲唐宰臣崔魏公家臣後因亂客於蒲州天成中唐末帝出鎭河中暠於路左迎謁求事軍門末帝愛之使治賔客及末帝登極歷南北院宣徽使尋與趙延壽同爲樞密使時薛文遇劉延朗之徒居中用事暠雖出密地其聽用之言不得三四但隨勢

可否不爲事先每朝廷有大事昺與端明學士等環坐會議多于衆中俛首而睡其避事也如此高祖卽位以昺濡足闈朝不專與奪故特恩原之爲左驍衛大將軍留於西京開運元年春卒于洛陽永樂大典卷六千一百四十九

孟承誨大名人也始爲本府牙校遇高祖臨其地升爲客將後奏爲宗城令秩滿以百姓舉留於常山藁城令皆有善政高祖有天下擢爲閤門副使累遷宣徽使官至檢校司空太府卿右武衛大將軍及少帝嗣位以稙性纖巧善於希旨復與權臣宦官密相表裏凡朝廷恩澤美使必承誨爲之一歲之中數四不已由是居地華

斂財帛累積及契丹入汴張彥澤引兵逼宮城少帝召承誨計之承誨匿身不赴少帝旣出宮寓於開封府舍具以承誨背恩之事告彥澤令捕而殺之其妻女並配部族漢高祖卽位詔贈太保永典大典卷一萬一千一百十二

劉繼勳衛州人也唐天成中高祖鎭鄴都繼勳時爲客將高祖愛其端謹籍其名于帳下從歷數鎭及卽位擢爲閤門使出爲淄州刺史遷澶州防禦使俄改鄭州自宣徽北院使拜華州刺史歲餘鎭同州始少帝與契丹絶好繼勳亦與其謀及契丹主至闕繼勳自鎭來朝契丹責之時馮道在側繼勳事急指道曰少帝在鄴道爲

首相與景延廣謀議遂致南北失歡臣位至卑未嘗措言今請問道道細知之契丹主曰此老子不是好鬧人無相牽引皆爾輩爲之繼勳不敢復對繼勳時有疾契丹因令人候其疾狀云有風痺契丹主曰北方地凉居之此疾可愈乃命鏁繼勳尋解之以疾終於家（通鑑契丹主聞趙在禮死乃釋繼勳繼勳憂憤而卒）漢高祖入汴贈太尉（永樂大典卷九千九十九）

鄭受益（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字謙光）唐宰相餘慶之曾孫也餘慶生幹幹生從讜兩爲太原節度使再登相位從讜兄處誨爲汴州節度使家襲淸儉深有士風中朝禮法以鄭氏爲甲處誨生受益受益亦以文學致身累歷臺閣自尙

書郎遷右諫議大夫天福七年夏以張彥澤數爲不道
上章請行國典旬日不報又貢表切言訐直無所忌執
政稍惡之俄而以病請告歸長安高祖晏駕以不赴國
哀停任會赦拜京兆少尹宰相趙瑩出鎭咸秦以受益
朝班舊寮眷待甚至屬天下卒借金穀乃謂瑩曰京兆
戸籍登耗民力虛實某備知之矣品而定之可使平允
瑩信之因使與王人同掌其事受益旣經廢棄薄于仕
宦遂阿法射利冀爲生生之資又素恃門望陵轢同幕
內奸外直羣情無相洽者及贓汚事發騰于衆口瑩不
得已遂按之其直百萬八年冬賜死於家受益數世公

臺一朝自棄士君子皆惜之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八百八十八

程遜字浮休壽春人案此下有缺文召入翰林充學士自兵部侍郎承旨授太常卿天福三年秋命使吳越十國春秋云禮部尚書程遜爲加恩使母羸老雙瞽遜未嘗白執政以辭之將行母以手捫其面號泣以送之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七百七十七仲秋之夕陰暝如晦遜嘗爲詩曰幽室有時聞鴈叫空庭無路見蟾光同僚見之訝其詩語稍異及使廻遭風水而溺焉冊府元龜卷九百五十一

李郁字文緯唐之宗屬也少歷宗寺官天成長興中累遷爲宗正卿性平允所歷無愛憎毀譽高祖登極授光

祿卿一日晝寢夢食巨棗覺而有疾謂其親友曰嘗聞棗字重來呼魂之象也余神氣逼抑將不免乎天福五年夏卒贈太子太保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九十

鄭玄素京兆人避地鶴鳴峯下萃古書千卷採薇蕨而弦誦自若善談名理或問水旺冬而冬涸泛盛乃在夏何也玄素曰論五行者以氣不以形木旺春以其氣溫火旺夏以其氣熱金旺秋以其氣清水旺冬以其氣冷若以形言則萬物皆萌於春盛于夏衰於秋藏於冬不獨水然也人以爲明理後益入盧山青牛谷高臥四十年初玄素好收書而所收鍾王法帖墨蹟如新人莫知

所從得有輿厚者問之乃知玄素爲溫韶甥韶常發昭陵盡得之韶死書歸玄素焉今有書堂基存（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八百八十一）

馬重績字洞微少學數術明太一五紀八象三統大歷居於太原仕晉拜太子右贊善大夫遷司天監天福三年重績上言歷象王者所以正一氣之元宣萬邦之命而古今所記考審多差宣明氣朔正而星度不驗崇玄五星得而歲差一日以宣明之氣朔合崇玄之五星二歷相參然後符合自前世諸歷皆起天正十一月爲歲首用太古甲子爲上元積歲愈多差闊愈甚臣輒合二

歷創爲新法以唐天寶十四載乙未爲上元雨水正月中氣首詔下司天監趙仁琦張文皓等考覈得失仁琦等言明年庚子正月朔用重績歷考之皆合無舛乃下詔班行之號調元歷行之數歲輒差遂不用重績又言漏刻之法以中星考晝夜爲一百刻八刻六十一分刻之二十爲一時時以四刻十分爲正此自古所用也今失其傳以午正爲時始下侵未四刻十分而爲午由是晝夜昏曉皆失其正請依古改正從之重績卒年六十四（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二百四十）

陳玄京兆人也家世爲醫初事河中王重榮乾符中後

唐武皇自太原率師攻王行瑜路出於蒲中時玄侍湯藥武皇甚重之及還太原日侍左右武皇性剛暴樂殺人無敢言者玄深惻其情每有暴怒則從容啟諫免禍者不一以是晉人深德之勲貴賂遺盈門性好酒樂施隨得而無私積明宗朝爲太原少尹入爲太府卿長興中集平生所驗方七十五首幷修合藥法百件號曰要術刊石置于太原府衙門之左以示於衆病者賴焉天福中以耄期上表求退以光祿卿致仕卒于晉陽年八十餘永樂大典卷二千一百三十五

史臣曰夫彰善癉惡麟史之爲義也瑜不掩瑕虹玉之

爲德也故自崇弼而下善者既書之其不善者亦書之庶使後之君子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也至如重績之歷法陳玄之醫道亦不可漏其名而弗紀也（永樂大典卷三千一百三十五）

舊五代史卷九十六終

舊五代史卷九十六攷證

晉列傳十一孔崇弼傳　案新唐書世系表作昌弼字佐化是書作崇弼蓋避後唐廟諱改

時族兄昭序　案新唐書世系表作昌序字昭舉是書作昭序疑亦因避諱而改也

程遜傳天福三年秋命使吳越及使回遭風水而溺焉　案通鑑攷異晉實錄天福二年十一月加錢元瓘副元帥國王程遜等爲加恩使四年十月丙午以程遜没于海廢朝贈官程遜傳云天福三年秋使吳越使回溺死元瓘傳云天福三年封吳越國王蓋二年

冬制下遜等以三年至杭州不知溺死在何年而晉朝以四年十月始聞之也

馬重績傳八象三統　三統原本作三紀今從歐陽史改正

舊五代史卷九十六攷證

舊五代史卷九十七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晉書二十三

列傳第十二

范延光字子瓌鄴郡臨漳人也少隸于郡牙唐明宗牧相州收爲親校同光中明宗下鄆州梁兵屯楊劉口以扼之先鋒將康延孝潛使人送款于明宗明宗欲使人達機事於莊宗方難其選延光請行遂以蠟書授之延光卽至莊宗曰楊劉渡控扼已定未可圖也請築壘馬家口以通汶陽之路莊宗從之復遣歸鄆州俄而梁將王彥章攻馬家口所築新壘明宗恐城中不備又遣間

行告莊宗請益兵中夜至河上爲梁兵所獲送夷門下獄榜笞數百威以白刃終不洩其事復爲獄吏所護在獄半年不復理問及莊宗將至汴城獄吏即去其桎梏拜謝而出之乃見於路側莊宗喜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明宗登極擢爲宣徽使與霍彥威平青州王公儼遷檢校司徒明宗之幸夷門也至滎陽聞朱守殷拒命延光曰若不急攻賊堅矣請騎兵五百臣先赴之則人心必駭明宗從其請延光自酉時至夜央馳二百餘里奄至城下與賊交鬭翌日守陴者望見乘輿乃相率開門延光乃入與賊巷戰至厚載門盡殲其黨明

宗喜之明年遷樞密使權知鎮州軍府事尋正授節旄加檢校太保長興中以安重誨得罪再入爲樞密使加同平章事按明宗紀長興二年九月辛丑樞密使檢校太傅刑部尚書范延光加同平章事四年九月戊寅樞密使范延光加兼侍中是延光爲同平章事時已由檢校太保進加太傅後傳加侍中令泰安縣有長興四年九月冥福院牒石刻所列延光官銜仍作太傳蓋賜牒時尚未加侍中也傳中不載係史家前後省文既而以秦王從榮不軌恐及其禍屢請外任明宗久之方許遂出鎮常山淸泰中復召爲樞密使未幾出爲汴州節度使會魏府屯將張令昭逐其帥劉延皓據城以叛唐末帝命延光討而平之遂授鄴都留守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門下有術士張生者自云妙通術數當

延光微時言將來必爲將相延光既貴酷信其言歷數
鎭嘗館於上舍延光謂之曰余夢大虵自臍入腹半而
掣去之是何祥也張生曰虵者龍也入腹爲帝王之兆
明矣延光自是稍萌僭竊之意及高祖建義于太原唐
末帝遣延光以本部二萬屯遂州與趙延壽掎角合勢
旣延壽兵敗延光促還故心不自安高祖入洛尋封臨
淸王以寬其反側後延光擅殺齊州防禦使秘瓊而聚
兵部下復收部內刺史入城高祖甚疑之乃東幸夷門
時延光有牙校孫銳者與延光有鄉曲之舊軍機民政
一以委焉故魏博六州之賦無半錢上供符奏之間有

不如意者銳即對延光毀之其兇戾也如此初朝廷遣使封延光爲臨淸王因會寮屬延光暴得疾伏枕經旬銳乃密惑羣小召澶州刺史馮暉等以不臣之謀逼於延光延光亦惑於術者因而聽之天福二年夏六月遣銳與暉將步騎二萬南抵黎陽（通鑑云延光以馮暉爲都部署以孫銳爲兵馬都監）時銳以女妓十餘輩從之擁蓋操扇必歌吹而後食將士煩熱覩之解體尋爲王師所敗賊衆退還鄴城高祖繼遣楊光遠討之延光知事不濟乃殺孫銳以歸其罪發人齎表待罪且邀姑息高祖不許及經歲受圍城中饑窘高祖以師老民勞思解其役遣謁者入謂之曰

卿既危蹙破在旦夕能返掌轉規改節歸我我當以大藩處之如降而殺之則何以享國明明白日可質是言因賜鐵劵改封高平郡王（按歐陽史作東平郡王）移鎮天平延光謂門人李式曰（案歐陽作副使李式）主上敦信明義言無不踐許以不死則不死矣因撤守備（通鑑延光猶遷延未決宣徽南院使劉處讓復入諭之延光意乃決）素服請降及赴汝上踰月入覲尋表請罷免高祖再三答論方允制以延光爲太子太師致仕居闕下期歲高祖每召賜飲宴待之與群臣無間一日從容上奏願就河陽私邸以便頤養高祖許之延光攜妻子輦奇貨從焉每過郡邑多爲關吏所糺時楊光遠居守洛

下兼領孟懷旣利其財復漸測朝廷密旨遂奏云延光國之姦臣若不覊縻必北走胡南入吳請召令西都居止高祖允之光遠使其子承勳以兵還其第逼令自裁延光曰明天子在上賜金書許我不死爾之父子何得脅制如此明旦則以白刃驅之令上馬之浮橋排于水中光遠給奏云延光投河自溺而死水運軍使曹千獲其屍郡東繆家灘高祖聞之輟朝二日詔許歸葬于鄴仍贈太師案歐陽史云歸葬相州已葬墓輟崩破其棺槨頭顱皆碎延光初爲近臣及領重鎭禮賢接士動皆由禮故甚獲當時之譽洎鎭常山日以部將梁漢唐獲王都名馬入罪而取之在魏

州日齊州防禦使秘瓊獲董温琪珠金妓妾及經其境害而奪之物議由是減之及懼罪以謀叛復忍恥以偷生不能引決遂至强死何非天之甚也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五百一十七

張從賓未詳何許人也始事唐莊宗爲小校從戰有功唐天成中自捧聖指揮使領澄州刺史遷左右羽林都校從藥彥稠討楊彥温于河中平之長興中領壽州忠正軍節度使加檢校太保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從賓素便佞每進言明宗多納之有供奉官丁延徽者性貪狡時奉詔監廩以犯贓下獄權貴多爲救解明宗怒不許

從賓因奏他事言及延嶶明宗曰非但爾言蘇秦說予亦不得也延嶶竟就戮長興末從賓出鎮靈武加檢校太傅高祖卽位受代入覲會駕東幸留從賓警巡洛下一日逢留司御史於天津橋從兵百人不分路而過排御史于水中從賓給奏其酒醉其兇傲如此及范延光據鄴城叛詔從賓爲副部署使從楊光遠同討延光會延光使人誘從賓從賓時在河陽乃起兵以應之先害皇子重信及入洛又害皇子重乂取內庫金帛以給部伍因東據汜水關且欲觀望軍埶高祖命杜重威侯益分兵討之從賓大敗乘馬入河溺水而死焉 永樂大典卷六千三

百五十一

張延播者汝陽人也始爲郡之牙將唐同光初明宗下其城因隸收左右天成中累授檢校司空兩河發運營田使郴州刺史長興元年出牧蔡州加檢校司徒入爲左領軍衛大將軍充客省使伐蜀之役命爲馬軍都監三年遷鳳州防禦使西面水路轉運使高祖即位除東都副留守車駕幸汴遣兼洛京廵檢使張從賓作亂令延播知河南府事從賓敗伏誅（永樂大典卷六千三百五十一）

楊光遠小字阿檀及長止名檀唐天成中以明宗改御名亶以偏傍字犯之始改名光遠字德明其先沙陀部

人也父阿噔啜後改名瑊事唐武皇爲隊長光遠事莊宗爲騎將唐天祐中莊宗遣振武節度使周德威討劉守光於幽州因令光遠隸於德威麾下後與德威拒契丹於新州一軍以深入致敗傷其臂遂廢罷於家莊宗卽位思其戰功命爲幽州馬步軍使指揮使檢校尙書右僕射戍瓦橋關久之明宗朝歴嬀瀛易冀四州刺史光遠雖不識字然有口辯通於吏理在郡有政聲明宗頗重之長興中契丹有中山之敗生禽其將李和等數十人送於闕下其後契丹旣通和遣使乞歸之明宗與大臣謀議特放還蕃一日召光遠於便殿言其事光遠

曰李和等北土之善戰者彼失之如喪手足又在此累年備諳中國事若放還非便明宗曰蕃人重盟誓旣通歡好必不相負光遠曰臣恐後悔不及也明宗遂止深嘉其抗直後自振武節度使移鎭中山累加檢校太傅將兵戍蔚州高祖舉義于太原唐末帝遣光遠與張敬達屯兵於城中俄而契丹大至爲其所敗圍其寨久之軍中糧盡光遠乃與次將安審琦等殺敬達擁衆歸命從高祖入洛加檢校太尉充宣武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六軍諸衛事是時光遠每對高祖常悒然不樂高祖慮有不足密遣近臣訊之光遠附奏曰臣貴爲將相非

有不足伹以張生鐵死得其所臣弗如也衷心內愧是以不樂生鐵蓋敬達之小字也高祖聞其言以光遠爲忠純之最者也其實光遠故爲其言以邀高祖之重信也明年范延光據鄴城叛高祖命光遠率師討之濟河會滑州軍亂時軍眾欲推光遠爲主光遠曰自古有折臂天子乎且天子豈公輩販弄之物晉陽之降乃勢所窮廹今若爲之直反賊也由是其下惕然無復言者高祖聞之尤加寵重光遠既圍延光尋授魏博行府節度使兵柄在手以爲高祖懼已稍干預朝政或抗有所奏高祖亦曲從之復下詔以其子承祚尚長安公主次子

承信皆授美官恩渥殊等爲當時之冠桑維翰爲樞密
使往往彈射其事光遠心銜之及延光降光遠入朝面
奏維翰擅權高祖以光遠方有功于國乃出維翰鎮相
州光遠爲西京留守兼鎮河陽因罷其兵權光遠由此
怨望潛貯異志多以珍玩奉契丹訴已之屈又私養部
曲千餘人撓法犯禁河洛之人恒如備盜尋册拜太尉
兼中書令時范延光致仕輦囊裝妓妾居於河陽光遠
利其奇貨且慮爲子孫之讎因奏延光不家汴洛出舍
外藩非南走淮夷則北走契丹宜早除之高祖以許之
不死鐵券存焉持疑未允光遠乃遣子承勳以甲士圍

其第逼令自裁延光曰天子在上安得如此此乃遣使者乞移居洛下行及河橋擯於流而溺殺之矯奏云延光自投河朝廷以適會其意弗之理後踰歲入覲高祖爲置曲宴教坊伶人以光遠暴斂重賦因陳戲譏之光遠殊無慙色高祖謂光遠曰元城之役卿左右皆立功未曾旌賞今各與一郡俾釐任以榮之因命爲刺史者凡數人時王建立自青州移鎭上黨乃以光遠爲平盧軍節度使封東平王光遠面奏請與長子同行尋授承勳萊州防禦使及赴任僕從妓妾至千餘騎滿盈僭侈爲方岳之最下車之後唯以刻剝爲事少帝嗣位册拜太

師封壽王宋史馬仁鎬傳晉天福中青州楊光遠將圖不軌以仁鎬爲節度副使伺其動靜歷二年或譖仁鎬于朝改護國軍行軍司馬仁鎬至河中數月光遠反書聞後因景延廣上言請取光遠麾下所借官馬三百疋光遠怒曰此馬先帝賜我何以復取是疑我也遂遣人潛召次子承祚自單州奔歸朝廷乃就除淄州刺史以從其便光遠益驕因此搆契丹述少帝違好之短且言大饑之後國用空虛此時一舉可以平定開運元年正月契丹南牧陷我博陵少帝幸澶淵三月契丹退命李守貞符彥卿率師東討光遠素無兵衆唯嬰城自守守貞以長連城圍之冬十一月承勲與弟承信承祚見城中人民相食將盡知事

不濟勸光遠乞降冀免於赤族光遠不納曰我在代北時嘗以紙錢駝馬祭天池皆沉沒人言合有天子分宜且待時勿輕言降也承勳慮禍在旦夕與諸弟同謀殺節度判官丘濤親校杜延壽楊贍白延祚等梟其級首遣承祚送於守貞因縱火大譟刼其父幽于私第以城納款遣帥墨縣令王德柔貢表待罪光遠亦上章自首少帝以頃歲太原歸命欲曲全之執政曰豈有逆狀滔天而赦之也乃命守貞便宜處置守貞遣人拉殺之以病卒聞歐陽史守貞遣客省副使何延祚殺之于其家漢高祖即位詔贈尚書令追封齊王仍令立碑未幾其碑石無故自折可知其

陰責也

永樂大典卷六千五十二

五代史補楊光遠滅范延光之後朝廷以其功高授青州節度
封東平王奄有登萊沂密數郡既而自負強盛舉兵反
朝廷以宋州節度李守貞嘗與光遠有隙乃命李討之
李受詔欣然志在必取莫不身先矢石光遠見而懼之
度不能禦遂降初光遠反書至中外大震時百官起居
次忽有朝士揚言于眾曰楊光遠欲謀大事吾不信也
光遠素患禿瘡其妻又跛自古豈有禿頭天子跛腳皇
后耶於是人心頓安
未幾果光遠果降

承勳光遠之長子也始名承貴避少帝改名焉以父蔭歷光濮州刺史光遠兼鎮河陽命制置三城事光遠移鎮青州授萊州防禦使在郡亦頗理嘗憤父側之奸黨欲殺之每省父父為匿焉及光遠搆釁嬰城以叛承勳赴之敵退為王師所圍踰歲糧盡與其弟承祚背父之

命出降王師朝廷授汝州防禦使尋改鄭州宋史楊承信傳光遠死承信與弟承祚詣闕請死詔釋之以承信爲右羽林將軍承祚爲右驍衛將軍放歸服喪私第尋安置鄭州及戎王入汴遣騎士自圃田召至責其害父背已使臠其肉而殺之以其弟承信爲青州節度使永樂大典卷六千五十二

盧文進案遼史文進字大用范陽人也身長七尺飲啖過人望之偉如也少事劉守光爲騎將唐莊宗攻燕以文進首降遙授壽州刺史初莊宗得山後八軍以愛弟存矩爲新州團練使以總領之莊宗與劉鄩對壘於莘縣命存矩於山後召募勁兵又令山北居民出戰馬器仗每鬻牛十頭易馬一匹人心怨咨時存矩團結五百騎令文進

將之與存矩俱行至祁溝關軍士聚謀曰我輩邊人棄父母妻子爲他血戰千里送死固不能也衆曰擁盧將軍却還新州據城自守奈我何因大呼揮戈趨傳舍害存矩于楊下文進撫膺曰奴輩累我矣因環尸而泣曰奴輩既害郎君我何面目見王（案遼史存矩娶文進女爲側室文進心常內愧因與亂軍殺存矩與薛史異）因爲亂軍所擁反攻新州不克（馬令南唐書文進攻新州不克夜走墜塹一躍而出明日覗之乃郡之黑龍潭也絕岸數丈深不可測又嘗有大蛇徑至座間引首及滕文進取食飼之而去由是自負）又攻武州又不利周德威命將追討文進遂奔契丹僞命爲幽州兵馬留後部分漢軍常別爲營寨未幾文進引契丹寇新州自是戎師歲至驅

擄數州士女教其織絍工作中國所爲者悉備契丹所以强盛者得文進之故也案遼史云文進引契丹軍攻新州刺史安金全不能守棄城去周德威援之進攻新州契丹衆數萬德威不勝大敗奔歸文進與契丹進攻幽州且二百日城中危困晉王親將兵救之方始解去契丹以文進爲幽州節度使又以爲盧龍節度使與薛史所載官階微異同光之世爲患尤深文進在平州率奚族勁騎鳥擊獸搏倏來忽往燕趙諸州荆榛滿目軍屯涿州每歲運糧自瓦橋至幽州勁兵猛將援遞糧車然猶爲寇所鈔奔命不暇皆文進導之也及明宗卽位之明年文進自平州率所部十餘萬衆來奔行及幽州先遣使上表曰頃以新州團練使李存矩提衡肈邑掌握恩威虐黎庶則毒甚

於豺狼聚賦斂則貪盈於溝壑人不堪命士各離心臣郎抛父母之邦入朔漠之地幾年鴈塞徒向日以傾心一望家山每銷魂而斷目李子卿之河畔空有怨辭石季倫之樂中莫陳歸引近聞皇帝陛下皇天眷命淸明在躬握紀乘乾鼎新革故始知大幸有路朝宗便貯歸心祗伺良會臣十月十日決計殺在城契丹取十一日離州押七八千車乘領十五萬生靈十四日已達幽州云洎至洛陽明宗寵待彌厚授滑州節度使檢校太尉歲餘移鎭鄧州累加同平章事入爲上將軍長興中復出鎭潞州擒奸䣊隱甚獲當時之譽淸泰中改安州節

度使及高祖即位與契丹敦好文進以嘗背契丹居不自安馬令南唐書文進居數鎮頗有善政兵民愛之其將行也從騎至營中別其裨將李藏機告以避契丹之意將士皆拜爲訣天福元年十二月乃殺行軍司馬馮知兆節度副使杜重貴等率其部衆渡淮奔于金陵李昇待之尤重馬令南唐書云烈祖以文進爲天雄統軍僞命爲宣州節度使後卒于江南永樂大典卷二千二百十二　案金陵志文進自潤州召還以左衛上將軍兼中書令范陽郡王奉朝請

李金全本唐明宗之小豎也其先出於吐谷渾金全驍勇善騎射少從明宗征伐以力戰有功明宗即位連典大郡天成中授涇州節度使在鎮數年以掊斂爲務長

興中受代歸闕始進馬數十匹不數日又進之明宗召而謂之曰卿患馬多耶何進貢之數也又謂曰卿在涇州日為理如何無乃以馬為事否金全慙謝而退案歐陽史從鎮橫海久之罷為右衛上將軍四年夏授滄州節度使累官至檢校太傅清泰中罷鎮歸闕久留于京師高祖即位之明年安州屯將王暉殺節度使周瓌詔遣金全以騎兵千人鎮撫其地未及境暉為部下所殺金全至亂軍數百人皆不自安金全說遣赴闕密伏兵於野盡殺之又擒其軍校武彥和等數十人斬之案歐陽史作武克和通鑑彥和且死呼曰王暉首惡天子猶赦之我輩脅從何罪乎初金全之將行也高祖戒之曰王暉

之亂罪莫大焉但慮封守不寧則民受其弊因折矢飛詔約以不戮一人仍許以暉爲唐州刺史又謂金全曰卿之此行無失吾信及金全至聞彥和等當爲亂之日刼掠郡城所獲財貨悉在其第遂殺而奪之高祖聞之以姑息金全故不究其事尋授以旄節金全有親吏胡漢筠者案歐陽史作朗漢榮勇譎喬褊貪詐殘忍軍府之政一以委之高祖聞其事遣吏賈仁沼往代其職且召漢筠漢筠內疚惶怖金全乃列狀稱疾以聞及仁沼至漢筠鴆而殺之馬令南唐書胡漢榮所爲多不法晉高祖患之不欲因漢榮以累功臣爲選廉吏賈仁沼代之且召漢榮漢榮教金全留已而不遣金全客龐令圖諫曰仁沼昔事王晏球有大功晏球欲厚賞之仁沼退而

不言此天下之忠臣也及頒賜所俘物仁沼悉以分故人親戚之貧者此天下之廉士也宜納仁沼而遣漢榮漢榮聞之夜使人殺令圖而鴆仁沼天福五年夏高祖命馬全節爲安州節度使以代金全漢筠自以昔嘗拒命復聞仁沼二子將訴冤毒之事居不自安乃紿謂金全曰邸吏劉珂使健步倍道兼行密傳其意云受代之後朝廷將以仁沼之事詰公之罪金全大駭命從事張緯函表送款於淮夷淮人遣偽將李承裕以代金全金全即日南竄其妓樂車馬珍奇帑藏皆爲承裕所奪與其黨數百人束身夜出曉至汉川引領北望泣下而去及至金陵李昇授以節鎮馬令南唐書云烈祖以金全爲天威統軍遷潤州節度使後卒于江南永樂大典

卷一萬三百九十

史臣曰延光昔爲唐臣緯有令譽洎逢晉祚顯恣狂謀洎力屈以來降尚靦顏而惜死孟津之殁乃取笑于千載也從賓而下俱怙亂以滅身亦何足與議也文進懼强敵之威金全爲輿臺所賣事雖弗類叛則攸同咸附島夷皆可醜也永典大典卷一萬三百九十

舊五代史卷九十七終

舊五代史卷九十七攷證

晉列傳十二范延光傳改封高平郡王　案歐陽史作東平郡王

延光謂門人李式曰　歐陽史作謀于副使李式

楊光遠傳唐天成中以明宗改御名爲亶以偏傍字犯之始改光遠　案是書唐紀淸泰二年楊檀始改名光遠非天成中卽改名也

光遠入朝面奏維翰擅權高祖以光遠方有功于國乃出維翰鎭相州光遠爲西京留守　案通鑑攷異云晉高祖實錄天福三年壬辰維翰崧罷樞密使庚子

光遠始入朝對于便殿十一月戊申光遠爲西京留守天福四年閏七月壬申維翰出爲相州節度使與此傳先後互異

其碑石無故自折　案歐陽史作碑石旣立天大雷電擊折之

盧文進傳文進字國用　案遼史太祖紀神册元年晉幽州節度盧國用來降二年晉新州裨將盧文進殺節度使李文矩來降則國用與文進顯係二人然天顯元年又書盧龍軍節度使盧國用叛奔于唐卽文進歸唐之事也疑文進入遼以後遂以字行修遼史

者雜采諸書誤作兩人耳

行軍司馬馮知兆　馮知兆南唐書作姚知兆歐陽史

與是書同

李金全傳軍校武彥和　案歐陽史南唐書俱作武克

和通鑑從是書

親吏胡漢筠　胡漢筠歐陽史及南唐書俱作胡漢榮

通鑑從是書

遣使賈仁紹　案仁紹通鑑作仁沼攷異云薛史作仁

紹今從實錄歐陽史南唐書與通鑑同

扎拉舊作則剌今改

舊五代史卷九十七攷證

舊五代史卷九十八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列傳第十三　　晉書二十四

安重榮朔州人祖從義利州刺史父全勝州刺史振武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重榮有膂力善騎射唐長興中爲振武道廵邊指揮使犯罪下獄時高行周爲帥欲殺之其母赴闕申告樞密使安重誨陰護之奏于明宗有詔釋焉張敬達之圍晉陽也高祖聞重榮在代北使人誘之重榮乃召邊士得千騎赴焉高祖大喜誓以土地及即位授成德軍節度使累加至使相自梁唐以來藩

侯郡牧多以勳授不明治道例爲左右羣小惑亂賣官鬻獄割剝蒸民率有貪猥之名其實賄賂半歸于下惟重榮自能鈎距凡有爭訟多廷辯之至于倉庫耗利百姓科徭悉入于己諸司不敢窺覬嘗有夫婦共訟其子不孝者重榮面加詰責抽劍令自殺之其父泣曰不忍也其母詬詈仗劍逐之重榮疑而問之乃其繼母也因叱出自後射之一箭而斃聞者莫不快意由此境內以爲强明大得民情重榮起于軍伍暴獲富貴復覩累朝自節鎮遽升大位每謂人曰天子兵强馬壯者當爲之寧有種耶又以奏請過當爲權臣所否心常憤憤遂畜

聚亡命收市戰馬有飛揚跋扈之志（通鑑帝之遣重榮伐秘瓊也戒之曰瓊不受代當別除汝一鎮勿以力取恐爲患滋深重榮由是以帝爲怯謂人曰秘瓊匹夫耳天子尚畏之況我以將相之重士民之衆乎）嘗因暴怒殺部校賈章以謀叛聞章有女一人時欲捨之女曰我家三十口繼經兵亂死者二十八口今父就刑存此身何爲再三請死亦殺之鎭人由是惡重榮之酷而嘉賈女之烈焉天福中朝廷姑息契丹務安邊塞重榮每見蕃使必以箕踞慢罵會有美稜（舊作梅里今改正）數十騎由其境內交言不遜因盡殺之契丹主大怒責讓朝廷朝廷隱忍未卽加罪重榮乃密搆吐渾等諸族以爲援助上表論之其畧曰臣昨據熟吐渾

節度使白承福赫連公德等各領本部三萬餘帳自應州地界奔歸王化續準生吐渾并渾契苾西突厥三部落南北將沙陀安慶九府等各領部族老小并牛羊車帳甲馬七八路慕化歸奔俱至五臺及當府地界已來安泊累據告勞具說被契丹殘害平取生口率畧羊馬凌害至甚又自今年二月後來須令點檢强壯置辦人馬衣甲告報上秋向南行營諸蕃部等寔恐上天不祐殺敗後隨例不存家族所以預先歸順兼隨府族各量點檢强壯人馬約十萬衆又準沿河黨項及山前山後逸利越利諸族部落等首領并差人各將契丹所授官

告職牒旗號來送納例皆號泣告勞稱被契丹凌虐憤惋不已情願點集甲馬會合殺戮續又朔州節度副使趙崇與本城將校殺僞節度使劉山尋已安撫軍城乞歸朝廷臣相次具奏聞昨奉宣頭及累傳聖旨令臣凡有往復契丹更須承奉當候彼生頭角不欲自起釁端貴守初終不愆信誓仰認睿旨深惟匿瑕其如天道人心至務勝殘去虐須知機不可失時不再來竊以諸蕃不招呼而自至朔郡不攻伐以自歸蓋係人情盡由天意更念諸陷蕃節度使等本自勳勞早居富貴沒身邊塞遭酷虐以異常企足朝廷冀傾輸而不已如聞傳檄

盡顧倒戈如臣者雖是愚蒙粗知可否不思忌諱罄寫
丹衷細具敷陳冀申萬一其表數千言大抵指斥高祖
稱臣奉表罄中國珍異貢獻契丹凌虐漢人竟無厭足
又以此意爲書遺諸朝貴及藩鎭諸侯高祖憂其變也
遂幸鄴都以詔諭之凡有十焉其畧曰爾身爲大臣家
有老母忿不思難棄君與親吾因契丹而興基業爾因
吾而致富貴吾不敢忘爾可忘耶且前代和親只爲安
邊今吾以天下臣之爾欲以一鎭抗之大小不等無自
辱焉重榮愈恣縱不悛雖有此奏亦寄令人與契丹幽
州帥劉晞結託葢重榮有內顧之心契丹幸我多事復

欲侵吞中國契丹之怒重榮亦非本志也時重榮嘗與北來蕃使並轡而行指飛鳥射之應弦而落觀者萬衆無不快抃蕃使因輟所乘馬以慶之由是名振北方自謂天下可以一箭而定也又重榮素與襄州安從進連結及聞從進將議起兵其奸謀乃決天福六年冬大集境內饑民衆至數萬揚旌向闕聲言入覲朝廷遣杜重威帥師禦之遇于宗城軍纔成列有賊將趙彥之臨陣捲旗來奔重榮方戰聞彥之背已大恐退於輜重中王師因而擊之一鼓而潰重榮與十餘騎北走其下部衆屬嚴冬寒冽殺戮及凍死者二萬餘人重榮至鎮取牛

馬革旋爲甲使郡人分守夾城以待王師宋史解暉傳安重榮反鎮州因舉兵向闕至宗城晉師逆戰大破之暉募軍中壯士百餘人夜擣賊壘殺獲甚衆暉頰中流矢而督戰自若顏色不撓以功遷列校杜重威至有部將自西郭水門引官軍入焉殺守陴百姓萬餘人重威尋害導者自收其功重榮擁吐渾數百匿於牙城重威使人襲而得之斬首以進高祖御樓閱其俘馘宣露布訖遣漆其頭顱函送契丹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二　五代史補安重榮出鎮常懷不軌之計久矣但未發居無何廐中產朱鬃白馬黑鴉生五色雛以爲鳳乃欣然謂天命在已遂舉兵反指揮令取宗嶺路以向闕時父老聞之往往竊議曰事不諧矣且王姓安氏日鞍得背而穩何不取路貝州若由宗嶺是安及于鬃得無危乎未幾與王師先鋒遇一戰而敗

安從進案歐陽史從進其先索葛部人也初事莊宗爲護駕馬軍都指揮使領貴州刺史明宗時爲保義彰武軍節度使愍帝即位徙領順化清泰中徙天福鎮山南東道晉高祖即位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六年高祖幸鄴討安重榮少帝以鄭王留守京師時和凝請于高祖曰陛下北征臣料安從進必反何以制之高祖曰卿意將奈何凝曰臣聞之兵法先人者奪人願陛下爲空名宣勅十通授鄭王有急則命將往從進聞高祖往北遂反少帝以空名授李建崇郭金海討之從進引兵攻鄧州不克進至湖陽遇建崇等大駭以爲神速復爲野火所燒遂大敗從進自焚永樂大典卷二萬四百七十案薛史安從進傳殘闕所存一條與歐陽史大畧相同

張彥澤其先出於突厥後爲太原人也祖父世爲陰山府裨將彥澤少有勇力目睛黃而夜有光色顧視若鷙獸焉以騎射事後唐莊宗明宗以從戰有功繼領郡守高祖即位擢爲曹州刺史從楊光遠圍范延光于鄴以功授華州節度使尋移鎮涇州累官至檢校太保有從事張式者以宗人之分受其知遇時彥澤有子爲內職素不叶父意數行笞撻懼其楚毒逃竄外地齊州捕送到闕敕旨釋罪放歸父所彥澤上章請行朝典式以有傷名教屢諫止之彥澤怒引弓欲射之式僅而獲免尋令人逐式出衙式自爲賓從彥澤委以庶務左右羣小

惡之久矣因此讒搆互來廹脅云書記若不便出斷定必遭屠害式乃告病尋醫攜其妻子將奔衍州彥澤遣指揮使李興領二十騎追之戒曰張式如不從命卽斬取頭來式懇告刺史遂差人援送到邠州節度使李周驛騎以聞朝廷以姑息彥澤之故有敕流式於商州彥澤遣行軍司馬鄭元昭詣闕論請面奏云彥澤若不得張式恐致不測高祖不得已而從之旣至決口割心斷手足而死之式父鐸詣闕訴寃朝廷命王周代之周至任奏彥澤在郡惡跡二十六條逃散五千餘戶彥澤旣赴闕刑法官李濤等上章請理其罪高祖下制止令削

奪一階一爵而已時以爲失刑少帝卽位桑維翰復舉之尋出鎭安陽旣至折節于士大夫境內稱理旋命領軍北屯恆定時易州地孤漕運不繼制令邢魏相衞飛輓以輸之百姓荷擔纍纍於路彥澤每援之以行見羸困者使其部衆代而助之洎至北邊不令百姓深入卽遣騎士以馬負糧而去往來旣速且無邀奪之患聞者嘉之陽城之戰彥澤之功出於諸將之右其後與敵接戰頻獻捷於闕下咸謂其感高祖不殺之恩補昔年之過也開運三年冬契丹旣南牧杜重威兵次瀛州彥澤爲契丹所啖啓已變矣乃通款于戎王請爲前導因促

騎說重威引軍沿滹沱西援常山既而與重威通謀及王師降於中渡契丹主遣彥澤統二千騎趨京師以制少帝且示公卿兆民以存撫之意彥澤以是歲十二月十六日夜自封丘門斬關而入以兵圍宮城翌日遷帝於開封府舍凡內帑奇貨悉輦歸私邸仍縱軍大掠兩日方止（東都事畧李處耘傳云居京師遇張彥澤之暴處耘善射獨當里門殺數十人里中賴之）時桑維翰爲開封尹彥澤召至麾下待之不以禮維翰責曰去年拔公于罪人之中復領大鎮授以兵權何負恩一至此耶彥澤無以對是夜殺維翰盡取其家財彥澤自謂有功于契丹晝夜以酒樂自娛當在京巡檢之時

出入騎從常數百人旗幟之上題曰赤心爲主觀者無不竊笑又所居第財貨山積楚國夫人丁氏卽少帝弟曹州節度使延煦之母也有容色彥澤使人取之太后遲廻未與彥澤立遣人載之而去其負國欺君也如是數日之內恣行殺害或軍士擒獲罪人至前彥澤不問所犯但瞋目出一手豎三指而已軍士承其意卽出外斷其要領焉彥澤與僞閤門使高勳不協因乘醉至其門害其仲父季弟暴屍于門外及契丹帳泊於北郊勳訴冤于戎王時戎王已怒彥澤剽掠京城遂令鎖之仍以彥澤罪惡宣示百官及京城士庶且云彥澤之罪合

誅與否百官連狀具言罪在不赦市肆百姓亦爭投狀疏彥澤之罪戎王知其衆怒遂令棄市仍令高勳監決斷腕出鎖然後刑之勳使人剖其心以祭死者市人爭其肉而食之

永樂大典卷六千三百五十　五代史補

李濤常忿張彥澤殺邠州幕吏張式而取其妻濤率同列上疏請誅彥澤以謝西土高祖方姑息武夫竟不從未幾契丹南侵至中渡橋彥澤首降戎主喜命以本軍統蕃部控弦之士先入京師彥澤自以功不世出乃挾宿憾殺開封尹桑維翰濤聞之謂親知曰吾曾上疏請誅彥澤今國家失守彥澤所爲如此吾之首領庸可保乎然無可奈何誰能伏藏溝瀆而取辱耶於是自寫門狀求見彥澤其狀云上疏請殺太尉人李濤謹隨狀納命彥澤覽之欣然降階迎之然濤猶未安復曰太尉果然相恕乎彥澤曰覽公門狀見納命二字使人怒氣頓息又何憂哉濤素滑稽知其必免又戲爲伶人詞曰太尉既相恕何不將壓驚絹來彥澤大笑卒善待之

趙德鈞本名行實幽州人也少以騎射事滄州連帥劉守文守文爲弟守光所害遂事守光守光署爲幽州軍校及唐莊宗伐幽州德鈞知其必敗乃遁歸莊宗莊宗善待之賜姓名曰紹斌累歴郡守從平梁遷滄州節度使同光三年移鎮幽州明宗卽位遂歸本姓始改名德鈞其子延壽尚明宗女興平公主故德鈞尤承倚重天成中定州王都反契丹遣特哩衮（舊作惕隱今改正）領精騎五千來援都至唐河爲招討使王晏球所敗會霖雨相繼所在泥淖敗兵北走人馬饑疲德鈞於要路邀之盡獲餘衆擒特哩衮已下首領數十人獻於京師明年王都平加

兼侍中頃之加東北面招討使德鈞奏發河北數鎮丁夫開王馬口至游口以通水運凡二百里又於閻溝築壘以戍兵守之因名良鄉縣以備鈔寇又於幽州東築三河城北接薊州頗爲形勝之要部民由是稍得樵牧德鈞鎮幽州凡十餘年甚有善政累官至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北平王遼史天贊六年遣人以詔賜盧龍軍節度使趙德鈞七年趙德鈞遣人進時果蓋德鈞久在邊境嘗與契丹通好也清泰三年夏晉高祖起義于晉陽九月契丹敗張敬達之軍於太原城下唐末帝詔德鈞以本軍由飛狐路出賊後邀之時德鈞子延壽爲樞密使唐末帝命帥軍屯上黨德鈞乃以所部銀鞍契丹直

三千騎至鎮州率節度使華温琪同赴征行自吳兒峪路趨昭義與延壽會于西唐店十一月以德鈞爲諸道行營都統以延壽爲太原南面招討使遣端明殿學士呂琦齎賜官告兼令犒軍琦從容言天子委任之意德鈞曰既以兵相委焉敢惜死時范延光領兵二萬軍於遼州德鈞欲併其軍奏請與延光會合唐末帝諭延光疑其姦謀不從德鈞延壽自潞州引軍至團栢谷德鈞累奏乞授延壽鎮州節度末帝不悅謂左右曰趙德鈞父子堅要鎮州苟能逐退蕃戎要代予位亦所甘心若翫寇要君但恐犬兎俱斃朝廷繼馳書詔促令進軍德

鈞持疑不果乃遣使於契丹厚齎金幣求立以爲帝仍許晉祖長鎮太原契丹主不之許及楊光遠以晉安寨降於契丹德鈞父子自團栢谷南走潞州一行兵士投戈棄甲自相騰踐死者萬計時德鈞有愛將時賽率輕騎東還漁陽其部曲尙千餘人與散亡之卒俱集於潞州是日潞州節度使高行周亦自北還及至府門見德鈞父子在城闉上行周謂曰某與大王鄉人宜以忠言相告城中無斗粟可食請大王速迎車駕自圖安計無取後悔焉德鈞遂與延壽出降契丹高祖至德鈞父子迎謁于馬前高祖不禮之時契丹主問德鈞曰汝在幽

州日所置銀鞍契丹直何在德鈞指示之契丹盡殺于潞之西郊遂鏁德鈞父子入蕃及見國母舒嚕舊作述律今改氏盡以一行財寶及幽州田宅籍而獻之國母謂之曰汝父子自覔天子何耶德鈞俛首不能對通鑑太后問曰汝近者何為在太原德鈞曰奉唐主之命太后曰汝從吾兒求為天子何妄語耶又自指其心曰此不可欺也又曰吾兒將行吾戒之云趙大王若引兵北向榆關亟須引歸太原不可救也汝欲為天子何不先擊退吾兒徐圖亦未晚汝為人臣既負其主不能擊敵又欲乘亂邀利所為如此復面目求生乎德鈞俛首不能對又問田宅何在曰俱在幽州國母曰屬我矣又何獻也至天福二年夏德鈞卒於契丹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契丹國志德鈞鬱鬱不多食踰年而死德鈞既卒國主釋延壽而用之

延壽本姓劉氏父曰邴常山人也常任蓨令梁開平初滄州節度使劉守文陷其邑時德鈞為偏將獲延壽并其母种氏遂養之為子延壽姿貌妍柔稍涉書史尤好賓客亦能詩太平廣記引趙延壽傳云延壽幼習武畧即戎之暇時復以篇什為意嘗在北庭賦詩曰占得高原肥草地夜深生火斫林稍南人聞者傳之及長尚明宗女興平公主初為汴州司馬明宗即位授汝州刺史歷河陽宋州節度使入為上將軍充宣徽使遷樞密使兼鎮徐州及高祖起義於晉陽唐末帝幸懷州委延壽北伐後高祖至潞州延壽與父德鈞俱陷北庭未幾契丹主以延壽為幽州節度使封燕王尋為樞密使兼政事令天福末契

丹既與少帝絶好契丹主委延壽以圖南之事許以中原帝之延壽乃導誘蕃戎蠶食河朔晉軍旣降於中渡戎王命延壽就寨安撫諸軍仍賜龍鳳赭袍使衣之而往謂之曰漢兒兵士皆爾有之爾宜親自慰撫延壽至營杜重威李守貞已下皆迎謁於馬前及戎王入汴時南北降軍數萬皆野次於陳橋戎王慮其有變欲盡殺之延壽聞之遽請見於戎王曰臣伏見今日已前皇帝百戰千征始收得晉國不知皇帝自要治之乎爲他人取之乎戎王變色曰爾何言之過也朕以晉人負義舉國南征五年相殺方得中原豈不自要爲主而爲他人

耶卿有何說速奏朕來延壽曰皇帝嘗知吳蜀與晉朝相殺否曰知延壽曰今中原南自安申西及秦鳳沿邊數千里並是西界守戍之所將來皇帝歸國時又漸及炎蒸若吳蜀二寇交侵中國未知如許大世界教甚兵馬禦捍苟失隄防豈非爲他人取也戎王曰我勿知也爲之奈何延壽曰臣知上國之兵當炎暑之時沿吳蜀之境難爲用也未若以陳橋所聚降軍團併別作軍額以備邊防戎王曰我念在壺關失斷陽城時亦曾言議未獲區分致五年相殺此時入手如何更不剪除延壽曰晉軍見在之數如今還似從前盡在河南誠爲不可

臣請遷其軍幷其家口於鎮定雲朔間以處之每歲差
伊分番於河外沿邊防戍斯上策也戎王忻然曰一取
大王商量由是陳橋之衆獲免長平之禍焉延壽在汴
久之知戎王無踐言之意乃遣李崧達語於戎王求立
以爲太子崧不得已而言之戎王曰我於燕王無所愛
惜但我皮肉堪與燕王使用亦可割也何況他事我聞
皇太子天子之子合作燕王豈得爲之也因命與燕王
加恩時北來翰林學士承旨張礪擬延壽爲中京留守
大丞相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樞密使燕王如故
戎王覽擬狀索筆圍却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之

字乃付翰林院草制焉又以其子匡贊爲河中節度使延壽在汴州復娶明宗小女爲繼室先是延州節度使周密爲其子廣娶焉已納財畢親迎有日矣至是延壽奪取之契丹主自汴廻至邢州命升延壽坐在契丹左右相之上契丹主死延壽下教於諸道稱權知南朝軍國事是歲六月一日爲永康王鄂約舊作兀欲今改正所鎖籍其家財分給諸部尋以延壽入國竟卒於契丹案遼史世宗紀天祿二年十月壬午南京留守魏王趙延壽薨薛史漢高祖紀天福十二年起復其子贊蓋傳聞之誤匡贊歷漢周兩朝累授節鎭及統軍使仕皇朝歷廬延邠鄜等四鎭焉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九百九十一

張礪字夢臣幼嗜學有文藻唐同光初擢進士第尋拜左拾遺直史館會郭崇韜伐蜀奏請礪掌軍書蜀平崇韜爲魏王繼岌所誅時崇韜左右親信皆懼禍奔逃惟礪詣魏王府第慟哭久之時人服其高義（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九百十三）天成初明宗知其名授翰林學士用丁父母憂服闋皆復入爲學士歷禮部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充職未幾父之妾卒初妾在世礪以久侍先人頗亦敬奉諸幼子亦以祖母呼之及卒礪疑其事詢於同僚未有以對礪即托故歸於滏陽閑居三年不行其服論情制宜識者韙之（永樂大典卷一萬七百九十八）（案以下有闕文）礪爲戎王翰林學士

開運末與契丹居南松之内軒轡交織多繼燭接洽無厭倦色因密言曰此人用法如此豈能久處京師及北去道路有觴酒豆肉必遺故客屬續之日囊裝惟酒食器皿而已識者無不高之冊府元龜卷七百九十六

張礪字夢臣磁州滏陽人也祖慶父寶世爲農礪幼嗜學有文藻在布衣時或覩民間爭競必爲親詣公府辨其曲直其負氣也如此唐同光初擢進士第尋拜左拾遺直史館會郭崇韜伐蜀奏請礪掌軍書蜀平崇韜爲魏王繼岌所誅時崇韜左右親信皆懼禍奔逃惟礪詣魏王府第慟哭久之時人皆服其高義

及魏王班師礪從副招討使任圜東歸至利州會康延孝叛迴據漢州圜奉魏王命廻軍西討延孝時礪獻謀于圜請伏精兵于後先以羸師誘之圜深以爲然延孝本驍將也任圜乃儒生也延孝聞圜至又覩其羸師殊不介意及戰酣圜發精兵以擊之延孝果敗遂擒之以歸是歲四月五日至鳳翔內官向延嗣奉莊宗命令誅延孝監軍李延襲已聞洛中有變故留延孝且害任圜之功故也圜未決礪謂圜曰此賊構亂遂致凱旋差晚且明公血戰擒賊安得違詔養禍是破檻放虎自貽其咎也公若不決余自殺此賊

任圜不得已遂誅延孝天成初明宗知其名召爲翰林學士再丁父母憂服闋皆復入爲學士歷禮部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充職未幾父之妾卒初妾在世礪以久侍先人頗亦敬奉諸幼子亦以祖母呼之及卒礪疑其事詢于同寮未有以對礪卽託故歸于滏陽閒居三年不行其服論情制宜識者韙之淸泰中復授尚書比部郎中知制誥依前充學士高祖起晉陽唐末帝命趙延壽進討又命翰林學士和凝與延壽偕行礪素輕凝慮不能集事因自請行唐末帝慰而許之及唐軍敗于團柏谷與延壽俱陷于契丹契丹

以舊職麼之累官至吏部尚書契丹入汴授右僕射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隨至鎮州會契丹主卒永康王北去蕭翰自東京過常山乃引鐵騎圍其第時礪有疾方伏枕翰見礪責之曰爾言于先帝云不得任蕃人作節度使如此則社稷不永矣又先帝來時令我于汴州大內安下爾言不可又我為汴州節度使爾在中書何故行帖與我礪抗聲而對辭氣不屈翰遂鎖礪而去遼史礪抗聲曰此國家大體安危所繫吾實言之欲殺即殺奚以鎖為鎮州節度使滿達勤尋解其鎖是夜以疾卒家人燼其骨歸葬于滏陽礪素耿直嗜酒無檢始陷契丹時曾

背契丹南歸爲追騎所獲契丹主怒曰爾何捨我而去礪曰礪漢人也衣服飲食與此不同生不如死請速就刃契丹主顧通事高唐英曰我常戒爾輩善待此人致其逃去過在爾輩因笞唐英一百其爲契丹主善待也如此礪平生抱義憐才急于奬拔聞人之善必攘袂以稱之見人之貧亦倒篋以濟之故死之之日中朝士大夫亦皆嘆惜焉（案此一則無出處即照原批低格列後）

蕭翰者契丹諸部之尊長也父曰阿巴（舊作阿鉢今改正）劉仁恭鎮幽州阿巴會引衆寇平州仁恭遣饒將劉鴈郎與其子守光率五百騎先守其州阿巴不知爲郡人所紿

因赴牛酒之會爲守光所擒契丹請贖之仁恭許其請尋歸其妹爲案巴堅（舊作阿保機今改正）妻則德光之母也翰有妹亦嫁於德光故國人謂翰爲國舅契丹入東京以翰爲宣武軍節度使契丹比無姓氏翰將有節度之命乃以蕭爲姓翰爲名自是翰之一族皆稱姓蕭契丹主北去留翰以鎮河南時漢高祖已建號於太原翰懼將北歸慮京師無主則衆皆爲亂乃遣蕃騎至洛京迎唐明宗幼子許王從益知南朝軍國事從益至翰率蕃將拜於殿上翌日翰乃輦其寶貨鞍轡而北漢人以許王旣立不復爲亂果中其狡計翰行至鎮州遇張礪翰以舊

事致忿就第數其失而鎖之翰歸本國爲永康王鄂約所鎖尋卒於本土永樂大典卷五千二百二十五

劉晞者涿州人也父濟雍累爲本郡諸邑令長晞少以儒學稱於鄉里嘗爲唐將周德威從事後陷於契丹契丹以漢職縻之天福中契丹命晞爲燕京留守嘗於契丹三知貢舉歷官至同平章事兼侍中隨契丹入汴授洛京留守會河陽軍亂晞走許州又奔東京蕭翰遣兵送晞至洛下契丹主死晞自洛復至東京蕭翰北歸遂留鎮州漢初與滿達勒舊作麻答今改正同奔定州後卒於北蕃永樂大典卷九千九十九 契丹國志劉珂晞之子也尚世宗妹燕國公主

崔廷勳不知何許人也通鑑注引宋白曰廷勳本河內人形貌魁偉美鬚髯幼陷契丹歷僞命雲州節度使官至侍中契丹入汴遷少帝於封禪寺遣廷勳以兵防守尋授河陽節度使甚得民情契丹北行武行德率軍趨河陽廷勳爲行德所逐乃與奚王伊喇舊作拽刺今改正保懷州尋以兵反攻行德行德出戰爲廷勳所敗及契丹主死遂歸鎭州漢初與蕭達勒同奔定州後沒於北蕃永樂大典卷二千七百四十

史臣曰帝王之尊必由天命雖韓信彭越之勇吳濞淮南之勢猶不可以妄冀而況二安之庸昧相輔爲亂固宜其自取滅亡也後之擁強兵莅重鎭者得不以爲鑒

乎彥澤狼子野心盈貫而死晚矣德鈞諸人與晉事相

終始故附見于茲焉

舊五代史卷九十八終

舊五代史卷九十八攷證

晉列傳十三安重榮傳高祖聞重榮在北使人誘之

案歐陽史作使張潁陰招重榮

趙延壽傳未幾契丹主以延壽爲幽州節度使封燕王

案遼史云德鈞卒以延壽爲幽州節度使封燕王與是書同契丹國志會同六年以延壽爲盧龍節度使八年南征以延壽爲魏博節度使封燕王與是書異

尋爲樞密使兼政事令　案遼史天顯末以延壽妻在晉詔取之以歸自是益激昂圖報會同初帝幸其第

加政事令不言延壽爲樞密使攷契丹國志云會同改元參用蕃漢以延壽爲樞密使兼政事令與是書同

燕王如故　案遼史會同七年正月己丑授延壽魏博等州節度使封魏王延壽本傳亦言其先封燕王改封魏王是延壽入汴時已爲魏王也是書始終稱爲燕王與遼史異

蕭翰傳尋卒于本土　案遼史翰後以謀反伏誅與是書異

舊五代史卷九十八攷證